

世系
年譜

西厓集 十三

卷之四

西庄先生世系之圖

二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伯

簡王

葆

從惠

洪

高麗忠烈王朝恩賜

徵仕郎都察署令配

檢校禮賓卿追封版

入我朝嘉善大夫

忠毅校尉左軍司正

及第配平州庾氏及

奉化鄭氏良醞令同

圖判書配巨濟潘氏

工曹典書配襄陽郡

醜善山金氏成均進

第益之女

正洪成之女

親御軍郎將允清之女

夫人林氏及第元吉

士寧之女後娶昌寧

之女後娶曹氏與別

永嘉郡夫人衛保勝別

人權氏軍將尚保器少監挂之女

六世

沼

七世

子温

八世

公綽

九世

仲鄂

十世

成龍

宣畧將軍

成均進士

通訓大夫

文料及第

字而見謚

忠武衛副

以孫觀察

行打城郡

官至通政

文忠公有

護軍以曾

公貴

贈守以子觀

大夫守黃

三子祜

孫觀察公

道政大夫

察公貴

海道觀察

禩祜

貴 贈通

刑曹參議

贈嘉善大

使兼兵馬

訓大夫司

後以先生

夫戶曹參

水軍節度

僕寺正配

貴 贈資

判無同知

使以先生

淑人永嘉

憲大夫吏

義禁府事

貴 贈純

權氏平昌

曹判書兼

後以先生

忠積德補

郡事雍之

知義禁府

貴 贈崇

祚功臣大

事配

貞夫人安

政府左資

祿大夫議

匡輔國宗

諫院大司

禁府事配

政無領

東金氏司

成無判義

政府領議

諫條行
之文

贈貞敬
夫人李氏

經筵弘文
館藝文館

甲山教授
贈史曹

春秋館觀
象監事

參議亨
禮之文

世子師豐
山府院君

配貞敬夫
人安東金

氏成均進
士光粹之
女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祿

元之

宣河

後常

聖和

長水道察
訪贈司

鎮安
縣監

朔衛司
翊贊

童蒙
教官

聖三

憲府
掌令

卷之三十一

聖民

聖父

聖泰

聖觀

聖師後康第二子

後康

萬河第三子

成均生員

後章

侍講院
諸議

後陽

後莊

後賓

重河

萬河

章河

百之

後第
二子

編

胡衛司洗
尚瑞院
馬贈司直長

憲府
掌令

袞

司憲府持
司憲府
掌令
平贈吏

曹參
判

錫河

後寅

昌河

後升
章河
第子

應河

後麟

命河

後謙
經河
第子

經河

翼陵
參奉

緯河

西屋先生世系之圖終

西原先生年譜卷之一

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一年中宗大王壬寅十月初一

日丁丑時辰先生生于義城縣沙村里第先生之先世

山縣人自六代祖典書公始十居于縣西河隈村

城即先生外祖松隱處士金公之鄉也初先生在娘

夫人當生實子至是先生生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二歲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三歲

二十四年乙巳先生始知讀書

二十五年丙午先生五歲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受大學止如成人慢辭裝語未

嘗出諸口專意讀書不待父師呵督○嘗出遊江上

見先生存岸上獨著異之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七歲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受孟子讀至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概無懈怠

其為人至或

二十九庚戌先生隨大夫人往惟新縣觀廟

蓋八月隨大夫人還鄉

三十年辛亥先生十歲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十一歲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十二歲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十三歲詣東學講中庸大學時朝

赴舉儒生悉詣四學講庸學先生應是講不惟句讀精熟義理奧處亦皆通貫講官大加稱歎以為成

大儒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十四歲省王父郡守公于杆城任所

既至讀書鄉校傍有泉石之勝每於講習之暇輒携同舍生以出竟夕徜徉樂而忘歸十二月

隨觀察公往義州任所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十五歲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十歲春自義州省大夫人于京師

○秋中鄉試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十歲聘夫人李氏縣藍諱桐之女宗室廣平大君

之後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十歲五月郡守公卒八月隨觀察

公奉喪車南歸中路以病還京○冬歸親觀察公于

廬所時觀察公居廬于軍威松峴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十歲仍侍廬所先生嘗與諸友步

徊吟詠曰喟然歎曰使我得游秋還京十月入冠岳聖門端木氏之徒可學而至

山讀孟子書

先生既至山寺讀書者分至集殿其煩擾

忘寢食夜深後或有打牆聲先生如不聞一日夜
有僧遮前謂曰獨栖空山不畏盜耶先生笑曰人固
不可測安知汝之不為盜也僧不對而出逢回門外
以示可疑狀先生猶讀書自若僧又拜曰措大年少
而志確如此他日必為大人矣蓋僧聞先
生篤學乘夜作偷兒狀欲驗其所守也

四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歲

還鄉讀春秋

四十一年壬戌

先生二十一歲○七月既望觀察公
命賦坡公赤壁之遊先生即成近體

一篇有月白風清空萬古名留人去
羨千年之句李判書俊民見之驚歎八月觀察公赴

京送至南郊而還

觀察公以幣押使赴京

九月謁退陶李先生于

陶山留數月受近思錄等書

自是潛心性理之學講
明踐履必以聖賢為指

歸李先生大加稱賞○後先生嘗訪金鶴峯於金溪
鶴峯謂先生曰吾輩從老先生久矣未嘗有一言獎
許公一見先生而先生即曰此人天所生也他日所
樹立必大公何以得此於師門乎又嘗謂人曰西
我之師表先生亦嘗稱鶴峯以為吾所不及其交相推重如此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二歲秋中生負進士東堂初試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三歲七月中生負會試一等進士

三等退溪先生與人書曰而見逸駕省觀察公于黃

海道時觀察公按鄞海西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十四歲遊太學時佛法有僧普兩者目

緣誑惑是年三月大設無遮會於檜巖寺逾月乃罷
未久文定上仙外間盛傳普兩請齋素累日以致

遠豫人皆憤惋於是太學生累上疏請誅普而疏文
多出先生手明白剴切一時傳誦久之諸生以此疏不
得請欲空館散去約曰敢有先就館者常加以黨賊
阿世之名先生曰吾輩諫君不合而去豈無他名可
稱者而必曰黨賊阿世耶諸生皆攘臂大言曰僉議
歸一君何獨自執已見耶再三來迎先生終不動乃
改以玷身
汚名四字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二十五歲

春陪觀察公往定州

時觀察

定州夏還京師

道經黃岡夢見伯兄謙巖公病卧憔悴
驚覺淚下達曙不寐時謙巖公病滯南

鄉十月及第出身

先生雅意林泉雖以父兄之命俛
俛取科第非其所樂也欲及其未

有官守隨意行止退溪先生聞之以詩寄謙巖十一
公有更憐賢季初攀桂萬事將纏額脫纏之句

月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二十六歲春陞正字乞假往觀

定州○四月薦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還

朝○六月明宗大王昇遐○八月送退溪李先

生還鄉是至廣津有送別詩以咨文點馬赴義州是行省觀察公于定州

十月還朝

二年宣宗大王元年戊辰先生二十七歲二月乞假往省定州有靜

觀齊春日有感一絕大道難從口耳傳此心隨三月處自悠然靜觀軒外千條柳春入絲絲不後先

還朝○秋奉命曝史于星州是行取道鄉山省陸

待教無如故

三年己巳先生二十八歲上疏論仁廟仍祔延恩殿之非

禮初及世宗於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以奉太祖

德宗以睿宗已祔文昭祔德宗於別殿肅曰延

恩殿及仁廟薨明廟即位時議以為仁廟祔

則世祖當祔而於明廟親未盡不祔則過五室

非世宗之意於是祔仁廟於延恩殿人皆憤惋

至是明廟喪畢禮官請與仁廟同祔文昭議定

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六位乃於寢東加造一

架屋並前為六室而祔世祖主各位於次而祔獨

前殿祔祭時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

之序仁廟與明廟雖兄弟同位而室則為異

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奉審而無以為計退

溪先生建議曰前殿之位二昭二穆以次南北相向則

制正太祖東向之位

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為回事復古之義矣時李

公浚慶為首相以為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改易請

仍附 仁廟於延恩而獨附 明廟先生上疏 陸成 極言其非李相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羣議

均館典籍移拜工曹佐郎乞假省觀察公于清州

時觀察公十月以 聖節使書狀官兼司憲府監察 出牧清州

赴京 時李青蓮後白為正使先生以書狀輔行至遼 東道逢一狂漢酌酒作亂自使臣以下無不被

辱至先生前望見顏色即斂手致敬而去既至 都方詰 闕少駐宣洽門內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

先生問近日 中朝道學之宗為誰諸生相顧良久 曰王陽明陳白沙也先生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之

學專出於禪愚意當以薛文清為宗耳有新安人吳 京者字仲周喜而前曰近日學術汚弊士失趣向故

諸生之言如此而君乃發正論以斥之可見深有意 於闢異端矣嗟歎久之及序立班次見有道士及僧

徒各服其服序於五品之列先生顧謂諸生曰諸君 冠章甫反居彼輩後耶諸生曰國法如此奈何先生

又謂序班曰俺等雖外國人豈可以衣冠之身次於道釋之下乎序班言於禮官引二流序於使臣之後庭中莫不動色朝罷序班引入東閣設酒食以享之先是我使既入坐有在漢闕入搶掠率多不得成禮至是先生言於序班曰聞所饋酒食輒為在漢所掠是以皇帝恩賜委之於在漢之手實為未安不如不入序班有慚色入報禮官久之出口今則必無是事回引入就位發容成禮而罷○吳公訪先生於至河館致懇懃之意先生以退溪先生聖學十圖示之及先生還吳公以序及詩送之詩曰遙持使節謁楓宸譯語何勞詢問頻已訝玄譚開麗日却憐丰度發陽春鷓鴣立情難訴鴨水鴻飛恨轉新別後音書那可得神嵩夢寐獨傷神又於扇面畫兩人相別狀以八分書開山別意四字以贈先生步其韻以答之後回使蓋往來又以書若詩遺先生書畧曰邊陲僻壤固自有山川間氣萃鍾哲人不繼道統以弘開濟於一邦若在孔門即七十子其人云先生各書並和其詩以寄焉

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九歲

三月回自燕京

既歸上退溪先生書略陳在燕京時

與諸生問答語老先生覆書曰陸禪懷棄於拜弘文天下公能發此正論點檢其迷誠不易得也

館副修撰知製

教無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

官陞修撰

先生於經席嘗講鬼神之理設譬喻以對曰當天日開朗未有一點雲氣忽然山川

出雲頃刻之間彌滿兩間雷霆震擊雨澤流注少頃雨止則廓然歸於無物此非將已散之氣藏在一處

時出用之人之子孫當祭祀之時以誠意感召祖考來格洋洋如在祭池既徹還復乎無所謂有誠則有

物無誠則無物也上又問天數人事之說對曰天數寒暑也人事寒暑也寒暑雖非人力所能移易寒

暑之備則在於人此聖人所以不言天數而專言人事也先生久在玉堂慨然以格君心為已任每入對

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剖析精微援引古今委曲懇惻上每加稱賞一時上大夫皆推為

講官第一副提學柳公希春每歎曰豈復有責難陳善如柳修撰者乎○一日入侍經席進講畢李相

俊慶落曰惟大臣為能薦人而用入之道又有交序白仁傑乃敢越例薦人超叙六品而所薦之人又

不協人望事甚不當先生進曰所薦之人若如首相言則固不足取首相所言亦未免有病使白仁傑果

得賢人既在宰列有何不敢薦之理如必待大臣薦引而後用之則草野遺賢之數必自此始矣既還李

相語人曰柳某指論乞假觀清州未幾還朝○秋吾失其言極是云

賜暇讀書○拜司諫院正言○十二月退溪先生

計至哭之哭與諸及門者齎拜吏曹佐郎

五年辛未先生三十歲乞假觀清州○三月會葬退溪先

生于禮安○還朝拜兵曹佐郎一日入直內兵曹夜半衆忽驚呼相

搏擊同直者惶怯失措先六月哭從祖叔父大憲公

景深于長湍司以病適歸卒于道秋乞假歸覲安東

○欲作書堂于洛水之西厓以地狹不果自號後名

其厓曰翔鳳臺

六年壬申先生三十一歲春又拜弘文館修撰無如故時領

府事李公浚慶臨終上遺疏以朝臣朋黨之漸為言上召大臣示其疏曰問朝廷朋黨者為誰外議

謂李相欲禍士類三司各上劄論之讀書堂官鄭

憲洪聖民等亦欲陳劄使八邀先生先生自王堂同

直提學尹根壽典翰鄭惟一往會之激盛氣言當退
奪李公官爵先生曰大臣臨死進言不可則辨之而
已豈至退奪官爵乎敬勃然曰君何顧利害耶先生
曰一身利害固不可顧國之利害亦不可顧耶今若

請劄集則吾恐有害於國體也會議以先生之言為
是激良久爭之不能奪遂令鄭公惟一製疏而無已
甚語先生嘗謂人曰其時若不能裁抑異論使李公
未免退削則其為時政之累可勝言哉○上嘗於
筵中問群臣予何如主也鄭以同對曰殿下堯舜
之君也金誠一曰殿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色變筵中皆震慄先生進曰鄭以周堯舜之對
引君之辭也金誠一桀紂之前警戒之言也無非愛
君也命宣醞而罷九月以遠接使從事官迎頒

詔使于義州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三四月子禕生○六月

復拜吏曹佐郎○七月辛卯丁觀察公憂觀察公自

後腫症勢日劇先生晝夜侍側衣不解帶日不交睫
常吮出膿血及遭變哀毀踰制勺水不入口見者莫

不為之流涕八月奉觀南下十二月甲申葬于天燈山金

溪之原是日返哭于河隈居喪一依朱子家禮葬前

非喪事不言三年之內未嘗解衰經與燕巖公帝守墓側朝夕哀省祈寒暑雨不廢每朔望則必歸奠几

逝

二年甲戌先生三十三歲

三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九月服闋○拜弘文館副校理辭

不赴○冬拜吏曹正郎又辭不赴

四年丙子先生三十五歲正月拜弘文館校理赴 召在道

辭還○遠志精舍成堂在村北江崖四月拜司諫院

獻納破

召還朝

時高麗太祖畫像在豐基小白山僧舍僧徒不知尊敬為烟塵所黑

昧先生於

經席請遣使臣移安于麻田崇義殿從之○時臺諫鄭彥信等論戚里未得蒙

允銓曹

遠擬論

啓臺官於北路守宰先生以為此漸不可

長即草

啓辭詣闕道遇銓郎問先生今日所論何

事先生曰袖中彈文乃銓曹也臺官一開口論戚里

而銓曹還欲逐之此風一開言路塞而戚里橫諸君

處事何乃若是乖舛乎遂入論之

銓官皆避而論事臺諫得不逐

遷議政府檢詳又拜弘文館典翰辭移拜司憲府掌令○乞假歸覲安

東○還朝十二月拜弘文館副應教上疏乞養疏略

曰老母今年六十五歲日迫西山悲虞滿目臣棄朝

夕之養遊宦千里之外每恐藥物供給之不時以速

顛仆一念至此心膽俱墜古之先王以孝為天下使

天下之欲養其親者皆得奔告於上其詩曰豈不懷

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自我祖宗朝尤徇人子之情多曲成之恩如蒙聖上矜憐俾乞湖嶺間一小縣使臣得竭其才分以治民事私以俸祿之入致養盡死之母則非徒臣母子隕首難報於國家孝理之道亦有光矣不許

五年丁丑先生三十六歲正月拜議政府檢詳乞假歸覲安

東○二月省先墓于軍威○夏陞舍人辭不赴○上

疏乞養不許○撰廬江書院退溪先生奉安文

○十月拜弘文館應教被召還朝與同僚論削已勲籍

十一月仁聖王后昇遐時禮官與大臣定議請上行暮年喪先生謂同僚

曰明廟於仁廟有繼統之義自上當從嫡孫父發為祖母持重服例遂詣政院啓請改定儀節有

昔令禮官改議大臣禮官猶持前議翌日當成服
先生曰若今日不得請則後雖欲追改無及與同僚
徹夜論啓至鷄鳴蒙允遂定爲三年服○先是
上於經席講詩傳及卒哭後開慈先生以爲詩
乃詠歌之辭請
以春秋代之

六年戊寅

先生三十七歲

春乞假歸覲安東既而還朝○拜

軍器寺正遷弘文館應教上劄論時事○拜司諫院

司諫○七月子祐生○八月乞假歸覲安東

李舍人

郎純仁李翰林浩洪正郎可臣俞牧使大將金翰林
瞻許參奉錦朴監後宜李參奉德弘士人推應時出

歲同宿于東湖之夢齋亭各賦還朝復拜弘文館應

教先生在玉堂時情善盡者作河
隈山水圖以寓思親戀鄉之意

七年己卯先生三十八歲春拜弘文館直提學○夏四月陞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無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故事承政院所用紙極其廣厚費用無窮至是先生達請月定

規限使不得濫用又使紙品不至廣厚民便之七月遞授吏曹參議辭遞○

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覲安東物上命本道致食

宏仲同舟有論學有感二絕云千聖傳心道可求十年塵路未回頭相逢絕歎秋江晚理掉從君欲泝流

又大道由來不二門堪憐末學逞空言冬復拜承旨居然漏泄真消息魚躍鸞飛摠一源

上疏乞養 上優批不許

八年庚辰先生三十九歲春拜弘文館副提學又上疏乞養

特拜尚州牧使 先生連歲乞養不得請是春登

覲不許補外先生又上疏陳乞辭意悲切 上優批

答之曰觀爾疏辭情實切迫予當留念至是尚州

缺 上問尚州去安東幾里矣吏曹對曰一日程

上曰柳成龍有老母屢乞便養可以此州授之及陞

辭 引見諭以勉從乞郡之意且曰以爾為尚州牧

使隣官取法耳仍詢及時事使盡言 尚為嶺中孔

道經費浩繁一歲用度幾至萬石先生編節浮費自

奉其簡終歲所支不過數百石嘗言官吏庶謹雖著

而無遷叙之器故寧令員汚以肥其家是利重於名故

也 曾無養廉之具而罪其不廉是豈王制責庶人廉

能廉善之意乎嘗欲 啓請制吏祿如 中奉大夫

朝吏負月俸例每朔考勤慢以升降之未果 奉大夫

人自河隈往尚州任所時久旱水淺臨發大雨連日

溪澗皆漲遂以效樂前導由 作文諭童蒙師長 先生

紅沂溪達于城外觀者祭之 先生

以禮讓為本每朔望率諸生謁先聖廟誌退坐明倫
堂講論諸生所讀書微辭與古及覆壁疏回才授業
各有條理嘗謂士習之偷蒙養之不正也風俗之壞
鄉約之不行也各里擇差童蒙師長及鄉約有司作
文以諭之大畧以教五教為先勸課誘掖誠意懇到
凡所施為動遵古昔昔日之間學政一新風化大行
及解州寧州人立石頌德且欲十月子禱生
建生祠先生遺書所親止之

九年辛巳

先生四
十歲

正月又拜弘文館副提學被

召

還朝上疏乞辭職歸養

不許○乞假歸覲安東秋

還朝

先生每往來家鄉必廣詢民瘼還朝輒
啓故

事水軍之立番者每十人以一人為長而領一
船名曰領船使之輪番作隊三日相遞各供其主將
而為主將者徵索無藝云人不能堪先生廉知其弊
啓請革之後先生歸覲安東有水
冬無冰與同僚隙
軍數百人遮道羅拜祝手頌德

劄十條 一曰修實德以答天心 二曰嚴內外以肅宮

朝綱 五曰嚴名實以用人才 六曰恢公道以杜倖門

七曰養廉恥以清濁俗 八曰明政刑以杜奸細 九曰

甚積弊以厚民生 十曰崇學術以正士風 上優批

答之仍問製此疏者為誰 同僚以先生對 上曰然

非副學不承 命抄進大學行義 能為也

十年壬午 先生四十一歲 春拜司諫院大司諫 時先生乞假

還朝 先生諫院建言三事 其一遵祖宗規事 之規以盡勸精之實 其二復大臣署事之法 以立朝

廷之體 其三開臺諫 獨啓之路 以祛雷 七月子衿 同之獎議 雖不行 識者避之後 作諫臣說

生 〇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冬 特旨陞都承旨 時王

天使出來 特命為都承旨 先生策應劇務 動合

事宜 以至相禮儀 導言語 皆中禦度 天使大加敬

歎每語及必稱先生而示以爵九燕饗酬酢之節亦必問之而後行及天使還上賜先生錦袍以賞之
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承命撰進皇華

集序

十一年癸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

觀安東上特賜虎皮褥使歸跋晦齋李先生九經

行義○二月北虜種落尼湯哈寇邊承召還朝上

封事○又應旨獻備邊五策一曰杜禍源二曰定

日給饋餉五日修荒政○時朝議欲潛師入虜境湯

覆巢穴先生曰賊虜犯順固有罪矣堂堂大朝不能
辨罪致討乃欲潛師掩襲並殺老
倪是豈王者字物之仁乎議遂寢
五月乞假歸觀東

西黨論始起先生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為和平鎮定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

先生不樂在朝大夫人七月特授咸鏡道觀察亦老病以覲便退處鄉曲

使以親病辭不赴及金孝元李潑金應南等四人可

補外以靖朝論至是上以先生特授咸鏡監司先生時在鄉家以大夫夫人病甚上疏辭鄭右相芝行陳

劑以為久侍經帷之儒臣不宜特授邊任金東岡

宇顥亦上疏言頃日慶安令瑤輒指柳成龍等為專擅朝權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取重士林實帷幄之寶臣璫言一出士類寢不自安云九

月拜成均館大司成辭不就○十月拜慶尚道觀察

使上疏辭不允十月赴朝謝恩疏畧曰君臣之

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者此臣子之節也臣有老病垂死之母不能專意供職

瘵曠居多至於前日闕北之任出於拂拭叔錄之
恩臣尤當奔走就道少效涓埃而不幸母病方告絕

裾出門臣實不忍更上辭章得蒙 恩遽時平則享
爵祿事難則擇便宜所謂臣子之節掃地盡矣不自

意南道之寄再出陶甄稍近母傍於臣一身榮幸莫
大於前既不得赴北今北南方實涉於辭難就易舍

遠圖近之嫌臣雖至頑公議云何伏願 聖慈察臣
至懇至 命鑄解新授職名使臣於老母未死之前

有以相保於田畝且於暇日尋繹舊聞補塞罪過則
天地父母保全終始之 恩萬萬矣 傳曰觀此

意不過聞有人言而意不自安耳夫柳成龍誠賢士
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母未能每召之耳今可回

諭曰卿有老母家在本道故今以卿為觀察使宜赴
任勿辭先生不得已趨朝謝 恩訖過辭領相朴公

淳朴語及時事曰許羨叔等被罪數也非人也先生曰
李泌有言曰岩相不言命今公居造命之地豈可委

之命數而不歸諸人事乎朴默然良久問所欲言先
生曰我 國家未嘗以論事罪言官今許蔚等三人

罪輕罰重朝野危懼惟公思所以解之朴曰吾方與
叔獻早夜圖之者此也○嶺南地廣民衆賦務煩劇
先生至則左剛右荅剖決如流公以處事信以御下
蕪殘革弊竭心為治居數月政化普洽綱紀振肅吏
民相戒不敢犯法

十二年甲申

先生四十三歲

夏以早上狀請決放諸邑罪囚

○行部到晉州訪崔司畜永慶于其家

永慶有孝行自漢陽移居

晉州結廬於萬竹間與一鶴處其中達官有到門求
見者其所不喜輒拒而不納先生素聞其名為造其
廬崔公欣然出迎設酒款叙酒酣語及當世事驚人七月拜弘文館副提學被

召還朝

先是蕪齋廬在守慎自尚州被

召還朝

忽一道稱治

上曰然其人有才

命四辭號八月復拜

上疏辭

上温諭不許有承

命製進文山集序○

陞拜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

弘文館提學上疏辭 不允 疏畧曰夫爵命之施初

以才其次以勞其次以久若非此數者而無故得之

則於政為失授於身為不祥臣既非才德之選又非

年勞之積而躡躋踰越巍然宰相之列其於政體何

如也物情何如也臣以嶺外寒賤愚騃有素學不通方

亦不適用加以稟質疴羸疾病纏身識量昏淺觸事迷

罔斯豈當事應務之咎乎不韋 寵命荐下涯分漸踰
欲奮身自厲則才力綿薄欲退安愚分則 天眷愈厚
臣之處勢孔艱而為心甚悲矣古之君子於一資半級
之除或有終歲力辭抵死而不居者必其心有六不
安者而難於冒昧耳如蒙 聖明俯察臣罔迫憂窘
之狀 特許鑿改則其在臣身至榮且幸 荅曰覽
卿封章可謂誠出於肝膈矣然予之擢卿非有所私

寵於卿為國家也人主用人誠非一道古之人有嘔
起耕漁置於巖廊而若固有之未聞有辭退之言是
果昧於進退之節貪冒無恥乃如是耶古之人君於
其臣也有臣之者有友之者又有師之者卿十載經
惺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交朋論其學非章句之
儒語其才足以當大事知卿莫如予也宗伯之長惟
卿克諧欽哉就職毋
為更辭予言不再
又上疏辭
上温批不許且
命該曹除議巖公近
地守令使養老毋
以安先生之意
移文館學諸生
其畧曰蓋人受天
則具仁義禮智之理其道則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之倫聖人之訓迪教導使之復其性者雖為術
多端大槩不過欲使五者之間相親相敬而已孟子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嗚呼天下之
理豈外於事親從兄之間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
以學亦未有舍是而他求者也至於小學一書乃子
朱子撰集聖賢格言古今善行為小子培養德性之
根本而其終始惓惓者惟在於隆師親友八孝出恭

也近得中朝鄉校禮輯書抄童子禮為一卷以便

童蒙訓誨之資又令館學諸生依朱子家禮時習冠

昏喪祭等禮登降揖讓之節諸生誠能熟講而力持

之毋太拘迫毋至怠廢遊泳從容以至於欲罷不能

則所謂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心不待勸勉而油然而

自生矣○又頒鄉約于一方惓惓以敦孝悌興禮讓

為化民成俗之本赦後陳疏請伸理被罪諸人許葑等竄北

故疏論之邊久未伸理

十三年乙酉先生四十四歲三月承命製進精忠錄跋

四月子禕歿○上疏乞退時義州牧使徐益上疏云

尚在之說巨奸蓋指柳成龍也備忘記曰柳成龍
君子也雖謂當今天大賢可矣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

服豈有學識氣像如彼而乃是巨奸之理何物膽大者敢為是言乎先生於是上疏乞退歷陳五當去曰

幾下之寵臣既厚而無一事裨益 聖化此一當退也臣讀書粗識義理願於末路得此題目若不知

退廉恥掃如此二當退也當今人持私見各有左右世道人心壞敗日甚如臣孤根弱植舉足鼓言便成

瘡痍此三當退也臣之老母長在病中餘日無幾千里離違動經時序救水之養一失難追此四當退也

臣稟氣衰弱職事紛擾些少心力散失殆盡以此制事寧免愆違惟宜乞身立壑温理舊業以冀桑榆之

補此五當退也敢望 聖明乞假歸覲安東○還朝曲賜陶甄許令鑄罷 不許

承命校正圃隱鄭先生文集在撰年譜及文集跋

十四年丙戌先生四十五歲 啓論擇駙馬事時有命擇駙馬母進孝

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先生 啓曰禮不要同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二女為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

之以為大羊雜糅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為強臣所迫贊不

可為法也事遂寢未久上命以王子義安君繼福城君後先生回啓曰禮繼後取子行不取孫行福

城於義安為從祖諸侯別子為宗他曰立廟則為有祖而無禰臣意當取諸宗室中子行不當以正子

為之始先生為啓草時參判黃廷彧以書抵先生曰義安繼福城於禮無妨先生援引禮文以答之翌

日書講廷彧進啓義安可繼福城後上愕然曰禮曹公事不然卿未聞耶廷彧曰此非臣之意也

上默然既退三月乞假還鄉上疏請解職名○南溪其事遂成

書堂成堂在軍威先塋之南先是觀察公欲作瑣庵未就至是始成之堂曰霜露齋曰求慕以寫

齋居之所東有玩心齋為魚軒以處諸生受業者北有三靜齋募僧居守霜露堂前有愛蓮堂為魚軒外

有養魚池西麓有招隱臺東巖有咏歸其臺下大川名以歎逝軒東小溪名以倚筇台而痛之曰南溪精

舍有南溪十
二詠及諸作
自南溪往觀仁同
時謙巖公奉大夫
人在仁同任所先生以

河隈距仁同稍遠遂近就南溪日使僮僕問安每旬
親往定省而不由官路人不知為宰相行也○先生

讀易於南溪精舍如淡攻苦人有饋生魚者先
生曰聞其也奉養不克有餘力及我耶不受 玉淵

書堂歲先生既作遠志精舍猶恨迫近村間就北潭
欲作小宇為終老計有僧誡弘者自請幹其

後資以粟帛越十年乃成名 撰言治隱砥柱中流碑
曰玉淵有精舍雜詠及記

陰記院又有吳山書 累 召不赴○具栢潭計至哭之

有祭文
及挽詞

十五年丁亥先生四 三月被 召西行在道辭還又

累 召不赴 有齋居讀易詩一絕窮簷讀易歎吾迷
晨起研蘭至日西莫道義文消息遠隔

西行在道辭還又

憲春鳥 編次退溪先生文集 先生嘗與李五峯書曰
數聲啼 編次於屏山院中欲更有所商訂不意宣城人遽用
草本入梓其中有曾經先生手自刪去者尋常繙閱
未嘗不 慨歎云

十六年戊子 先生四十七歲 以同 經筵赴 召在道辭還

○累 召不赴 有燕坐樓秋思一絕千古義文學三
年燕坐心意中蒼壁立吟外暮江深

十月拜刑曹判書被 召還朝兼藝文館提學 先生

上引見論學回問及王陽明致良知及心即理之
說 聖意不甚以為非先生剖折甚詳 上傾聽忘

倦曰學當以程朱為宗師不可他求又曰聞卿久處
林下多讀古人書今見卿論議果然後先生入 經

筵又極陳陽明心術之非學問之謬蓋 聖學高明
不屑於章句訓誥之學 天語往往有過高處先生

夏之前後勸無弘文館大提學執藝文館大提學知
戒極其深功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上疏辭疏畧曰臣聞用入之

不可強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為長如或易置即成
棄也是故人君以視往選才為明人臣以量已處職

為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為不近不待智者而
知之奈何以血指汗顏之拙而當大匠之斷乎欲望

人使殿下慎之重之更詢大臣速授可堪之又上疏辭
重任不至久曠朝廷之幸也不許

不允

十七年己丑先生四十八歲春拜司憲府大司憲○拜兵曹

判書無如故○遞拜知中樞府事無如故○又拜司

憲府大司憲○六月承命製進孝經大義跋○乞

假歸親安東○七月夫人李氏卒時先生自鄉還朝至廣津聞訃九

月送夫人喪歸安東時倭使來在都下求通信使朝廷多事不得乞假送喪至新

還川而又拜禮曹判書○十月鄭汝立逆獄起累三辭

不允上疏自劾初先生在鄉家累召不赴白惟

汝立獄事起其書為朝廷所得而先生姓名出於

惟讓供辭先生以此累請遞不允乃上疏自劾其

畧曰今此逆賊之變出於播紳之間凡平日與賊稍

有半面之分一書之通一辭之相許與者莫不慚痛

震悸况以無形無據之說橫被連涉於文字間一時

禍患固所不論而萬世之下其辱猶在思之至此不

覺傷痛臣於十餘年前聞有鄭汝立者頗以讀書勤

學為名繼聞其人高自標置妄以已見凌駕先正臣

已不喜其為人厥後聲稱漸盛皆欲薦入要路惟李

敬中為銓郎時極力排之外議喧藉皆以敬中為媚嫉

賢士竟斥敬中於銓曹自是幽路一啓更相推舉然
 臣猶以前日之見不喜其人臣之儕輩聞敬中之言
 者亦多不取以此沙正於臣等蓄怨積憾必欲乘時
 嫁禍其在湖南也通書京中指臣為巨奸及徐益疏
 出其事始露幸蒙 聖明諒察免臣於罪過之中而
 臣亦自是不安於朝退在田野夫人之難知也久矣
 雖聖人不能保其既往始焉此賊粉飾文字之未敢
 為詭異之行眩惑一世前後士類一切聽其術中間
 或有窺見幾微者但憂其反覆不靖而已豈知為惡
 之至於此乎以今觀之先知汝立奸狀者惟李敬中
 一人而已臣於逆賊前有不取之心後有察微之幾
 而不得早以一言披露其奸狀以此負國罪無所逃
 流放竄殘實所甘心萬一 聖明憐臣心迹放歸田
 里使之杜門省愆羞懼以死於臣幸甚 上優批荅
 之曰卿之心事可質白日予知之久矣少多介念時
 鄭相濬為委官治獄不平一時士類連累者多及先
 生疏上 上命贈李敬中官爵而名流被誣者稍得
 脫免時議以為先生一疏之力也都中人士莫不傳

西...
 平...

上...

誦婦人女子亦皆譯以方言而讀之○時湖南人丁巖壽等上疏構陷士類先生亦入指斥中上引見

先生特加敦諭仍特拜吏曹判書時鄭相激以嶺儒命拿治巖壽等

史按問一日諸宰會賓廳領相李山演謂嶽曰公欲按問嶺儒禮對是嶺人何不問其虛實奉厲聲謂先

生曰聞嶺儒以逆賊為冤至有欲為仲救者不可置而不問先生曰嶺儒其麗不億今遣人將家到而戶

詰之耶抑將摘發某某而問之耶公必欲成此事將大失一國之望矣既罷出嶽入路遣人家遣人遷先

生先生詰之激起迎曰此吾妹夫挂林君家也仍召主人出拜曰此輩在已已車載將刑而幸免者也先

生曰若然則公之治嶽尤當詳審仍曰嶺儒按問之舉實是意外激曰儒生乃公論所在而不知逆賊之

為逆賊是以欲遣人曉諭耳先生曰公若以至公治獄則人將不待曉諭而自服不然雖家置一喙何益

公身為大臣豈可驅一道之人置之不測之地如東漢黨錮為耶激曰公言若是吾當置之明日激猶執

前議請遣御史先生適於是日為銓長以吳德齡為
人沉靜謹慎可遠遂以應 命嶺南竟無事○李參

議濺遠竄邊塞親舊無敢問者先生使書吏送之
國門外李以詩回謝有三千里外遠遷客七十七歲

多病竊之句既而更被拿鞠死於杖下先生送綿布
以賻之○ 上命大臣及諸宰議籍沒李濺李浩白

惟讓等家財先生議曰罪人必承服而後有籍沒之
法今此數人皆不服而死籍沒殊為未安議竟不行

十八年庚寅先生四十九歲四月乞假歸覲 上以 內殿

御服賜之令歸遺老母仍 命就養京第上以先生往來省覲

不得久在朝令將母上來仍五月二十日庚申葬

命所過列邑治供頓護送 貞敬夫人李氏于軍威○二十九日己巳陞拜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六月承 召還朝

累辭不允○草疏擬論救崔永慶永慶為奸人所

誣逮繫京獄先生嘗過鄭相於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且言此人有高士重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濼

勃然作色頗有憾恨永慶語先生據理論辯曰公既有此懷何不為上言之先生曰此大獄外人豈

敢言惟在獄之人乃可伸理耳後數日永慶蒙赦出獄司諫院啓請還囚永慶前在獄已患肺痿及二

八疾轉劇求藥於先生即劑藥以送欲上疏錄先國

功三等封豐原府院君以改正宗系勞績茂著故也

十九年辛卯先生五十一歲二月特命無吏曹判書固辭

不允先生上章力辭以為我國自累代以來鮮

有以三公無吏判者如臣無狀固不足道他日或有欲執朝權者以臣籍口則是國家無窮之

害自臣而始臣不忍以身啓此弊上曰有人於此

身在相位把弄朝柄專擅之狀不一而足此豈無史
判而然乎卿宜供職勿辭使周捨得宜朝著清明肅
拜日又固辭不許且命招吏曹判書崔興陞左
源教曰此後凡大小除拜一從兼判書之言陞左

議政無如故○請遣使陳奏倭情於天朝從之

時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答書有率兵超入
大明之語先生謂當即具由奏聞首相李山海以

為皇朝若以交通倭國罪我則無說不如諱之先
生曰使价往來有國之常事成化間日本自我求貢

中國即据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今諱
不以聞於大義不可況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

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諱則其罪不
止於通信也朝廷多是先生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

奏時搆違人許儀後陳申者被虜在倭中已密報
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

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未久應南等實奏至朝議始

釋然 皇帝降勅嘉獎 上傳于先生曰自遼東容

文來後過用隱憂不圖今者至蒙 獎勅展閱未終
不覺喜躍此由於卿 薦刑曹正郎權慄為義州牧使

并邑縣監李舜臣為全羅左道水使時倭聲日熾
上命備邊司各

薦才堪將帥者先生以慄舜臣應 首二人時在下
僚未甚知名後皆為中興名將而舜臣功績尤著

請以李鎰代慶尚右兵使曹大坤 不許時在朝武
將中李鎰

景有名曹大坤年老不堪聞寄先生 啓請以鎰代
大坤兵判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先生

曰凡事貴豫况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辦一朝有變鎰
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豫備待變不然

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形勢又不請修
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 不答 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 先生日以倭寇為憂凡於備邊一
事竭盡心力與備局諸臣相議

啓請修鎮管之法大畧以為國初各道軍兵皆屬鎮管有軍變則鎮管統率屬邑之兵以聽主將節令一鎮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往在乙卯變後始改爲分軍法散屬各邑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畧於是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原野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既潰難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與為戰不如更修祖宗鎮管之制平時易於訓練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不至上崩瓦解於事爲便事下各道慶尚監司金晬以為制勝方畧行之已久不可猝變事遂寢其後賊報至聞慶以下列邑之軍先聚大丘待巡邊使不至遂望賊先潰李鑑至尚州數日招集僅得農民數百

率以是大敗

七月

特命兼弘文館大提學固辭

不允

大提學黃廷或罷

上問首相李山海曰誰可代者山海以先生對上曰是予意也

日召諸大臣令薦主文衡者且曰勿拘常例務在得人大臣以金誠一李德馨李誠中三人薦擬上

曰可罷常格令左相為之先生極陳其不可冒受之狀不許

二十年壬辰先生五十一歲三月倭使至境上請遣使宣慰

不許倭使對馬島主平義智至釜山浦言日本欲

則無事不然當有變我為貴國藩臣故不得不告時朝廷方答通信論議紛紛先生請遣文官一人往

慰之曰問其情議竟不行義智四月與判尹申砬論留十餘日不得報快快而去

兵事時砬巡視邊備自黃海道還先生問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為不足畏先生曰不然

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無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遷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先生曰國家昇平日久

士卒怯弱若果有變極難支吾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可收拾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

壬寅倭大舉入寇報至與諸大臣請對 不許即

啓請分遣諸將防守

以李鑑為巡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傑為

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鳥嶺

特命兼兵曹判

書總治軍務

時李鑑欲率精兵三百以行兵判洪汝諄不能辦鑑以此三日不發先生啓

請鑑先行自坐備邊司抄軍三百令別將俞沃領去入對言洪汝諄不能治任可遞於是金應南代之

拜都體察使請急遣申砬為李鑑繼援

從之時臺諫請

以大臣為體察使

上從之先生膺是命請以金應南為副前牧使金汝物坐事方繫獄以其入頗有

武畧啓請貸罪自隨出

闕門召募武士雲集時賊已近嶺下申砬謂先生曰李鑑以孤軍在前而後

無策應之將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為鑑繼援耶仍請自行先生即與副使入白

以立為巡邊使 臨行募士無一願從者 怒先生曰 公行既惡 吾所募者可先帶去 吾當別募以行 曰

以軍官單子 請建儲以繫人心 許之時賊勢日急 授之 砭遂行

臣 啓請建儲使人心有所繫屬 上曰中宮若生 元子 慶置極難 先生曰宋仁宗春秋僅三十餘司馬

光諸賢丞請建儲豈無所見而然 上良久曰光海 君聰明好學可以為嗣 仍曰予本多病且使國事至

此將何顏奉 宗廟治國家乎 欲傳位於世子如何 先生對曰 上何遽出此教也 使世子時在 上前

參決庶事可也 豈可遽議此事 請赦慶尚右兵使金 願 聖上益濟弘福以濟艱難

誠一從之 先是朝議以倭寇為憂而嶺南當先受 兵擇武弁知兵者以擬闡任 上特以

金誠一為右兵使 曰誠一前言倭必不來 萬一有變 使之突擊可也 先生 啓曰誠一儒臣不合此時邊

帥之任 上不許至是 命遣金吾郎拿來事將不 測先生進言曰誠一前日所言意在鎮定民心不必

測先生進言曰誠一前日所言意在鎮定民心不必

深咎且臨亂易帥非計請姑容貸使之自效 上猶不聽及誠一克敵獻馘之 啓至 上謂宰臣曰誠

一狀啓中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乎先生對曰誠一可見雖或未及其不墜此言臣可任之矣

上怒霽就 授招諭使 已未 扈駕西行 音及敗報至城中大震

臣 闕內衛士典僕逃散殆盡 上召宰執議出避 臣啓請暫 幸平壤請兵 天朝以圖恢復掌令

權快請對大聲呼請固守京城時羣言喧鬧幾不可辨先生謂快曰雖危難之際事君之節不宜如是仍

啓曰快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請分遣 王于於諸道使之呼名勤王令 世子隨 駕議定與諸

大臣出在閭門外中 旨以領相及宰臣數十人扈從令先生留守京城 命未下李公恒福 啓請以

先生扈駕 從之 ○李白沙恒福手記曰壬辰變初賊逼尚州以公為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報聞即

院 下教西狩時余以都承旨 命入政院 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進請宣政門

下以便 啓事俄有內 敕命公守京城余對中使
顧謂盧君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出城之日

從行者必少若西行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
國地方到此應有酬酢處遼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

達識古誼善辭命者抑其一人而已今 大駕一移
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抑其留之不過為敗績之臣處

僚皆應聲曰諾余即構草不暇整駕授中使以 啓
駕必有裨益之事 啓請從行如何士馨領之諸

上即允之改 命李公陽元留守後有 聖旨頗
以公受 命不行為言豈蒼黃間事 聖聰偶或忘

之歟○時大夫人就養在京師 巖公方為司僕僉
正先生泣白於 上曰 國事至此臣當死生隨

駕乞解兄職與老母避亂 上愍然從之巖公所
奉大夫人南下先生泣辭大夫人慰諭之曰汝當盡

心國事勿以我為念先 五月庚申扈 駕至臨津上
生再拜嗚咽不能言

召大臣同舟痛哭謂先生曰予用卿而猶至於此先
生頓首涕泣 上命賜酒先生踴躍不能飲 上慰

之曰萬一國家中興當賴於扈駕至東坡白沙手

卿須自愛先生頌首拜謝駕至東坡記曰

駕幸東坡召見大臣余以都承旨侍上叩膺曰予

何往乎余對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八路俱隨便可

赴懇天朝公曰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

非我有也日與余辨論十數兩不肯苟合最後公厲

聲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聲起豈

可遷論此事余即曉公意默而止後公見李判書公

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輕裝棄國之論耶李某

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

聞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時余猶未瑩及到寧邊丙

宮始分訛言大播西開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公

之先見後回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著一手致壞

大勢悔恨無及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

可而已不扈駕至開城府啓請遣申砮守京城

能無失扈駕至開城府啓請遣申砮守京城

且請曉諭四方合力勦賊無車駕既出狩京都人心

所憑依先生啓請令

車砧馳去與留都大將及都元帥同力守城以固人心又以暫時出避剋期還都之意曉諭三南若有忠

義徇國之士皆許糾率民兵各自為戰合力勦捕中外武科出身盡數抄出使之赴戰令開城府多造菱鐵

以備戰用令本道陸頌議政辭不許旋罷時臺諫論開倉賑濟饑民首相李山

海誤國珍民請削黜上命罷職仍召先生入上相先生曰臣與山海同在相位使國事至此今山海

已罷臣豈敢自謂無罪而卜相仍下階上待罪上命承旨李忠元扶起上殿先生又固辭曰臣有死罪

終不敢承命又退伏庭中上命起出令殿上諸宰薦當為相者於是先生陞首相崔興源為左相尹

斗壽為右相先生引咎極辭不許是夕竟罷免以中藥等搆之也先生雖罷散而不敢後仍從行扈

駕至平壤時賊兵已至鳳山先生謂右相尹斗壽下江水歧而為二可以徒涉若賊得我民嚮道潛渡

則城危矣何不蚤遣李鎰把守以防不虞尹相即遣

鑑出城繞十餘里望見江南賊兵來聚者已數六
百鑑急令武士入島中射之連斃六七十人賊遂退

月叙用拜豐原府院君辭不許白沙手記曰駕

元裕倡言柳某與鵝相罪同罰異不宜獨免一日三
司會坐將論此事鄭子翰以掌令出避至門遇余言

曰即日將論柳某余聞即趨入邀副提學洪君瑞曰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公若不盡力吾自此絕矣君瑞

曰諾此吾志也即入大言事遂寢時公退伏承命
私邸不敢入公堂余訪見惟深引過而已

接待天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赤父都城不守車
駕西遷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為

倭變雖急不應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為倭先道守於是
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先生與之上練光亭指

示倭候世祿亟請堅守平壤不許初朝臣聞賊兵
求回客馳去將近皆請出避

先生曰今日事勢與在京時異京城則人心崩潰雖
欲守之不可得也此城前阻江民心頗固且近中原

地方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尹左相從先生議至是賊見形于大同江邊宰臣奉廟社主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墮廟社主路中先生聞變至宮門外拾一土官年老若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欲車駕出城可謂忠矣但目此作亂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汝輩何事乃爾平壤人素信服先生即棄杖叩謝而退時已定出城議而不知所適朝臣多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先生固爭曰車駕西狩本欲倚仗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而顧深入北道為賊兵所限隔則天朝聲聞亦不可通况望其籍力恢復乎且既入其地而賊兵隨至則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今朝臣家屬多避亂于北道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東出避亂必流入於開嶺間以臣私情言之亦豈無向北之心哉只為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仰達回嗚咽疏洵上惻然曰爾母安在予之故也大駕遂向

寧邊先生以接出平壤追及車駕於博川時久旱

待天將留感先生謂尹相曰水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何

不嚴備金元帥命元曰已令李潤德守之先生曰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元翼曰公等會坐一處無

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公曰敢不盡力即起去

先生時承命接應唐將不參軍務默念事機不如

早迎唐將以求庶可有濟日暮出城明日至安州遼

東鎮撫林世祿又來受咨文送行在翌日聞車

駕次博川馳詣之入對言平壤形勢賊必由為難以

渡宜多鋪菱鐵於水中以備不虞又啓平壤以西

江西龍岡旣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

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臣一人鎮撫之且夜兵

為繼接臣事急不可遲滯請連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為期遂辭出道聞賊已從淺灘渡我軍留定州擒亂

盡潰大驚即馳報行在夜入嘉山郡

民劫倉者自車駕出平壤人心危解所過列邑倉

穀皆為亂民所搶掠是日車駕自定州

二二

向宣川 命先生留定州鎮撫適見劫倉賊數百來
聚倉下先生慮其難制以計捕得繼至者八九人即
令被髮反接徇于道路曰擒劫倉賊將行刑於是已
栗者皆惶駭散去定州倉穀由此得全而諸邑劫倉
之患亦絕發定州追及車駕於龍川○遣從事官洪宗

祿往鹽城輸致糧餉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盡竄山

宗祿曰公途倉儲一空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

惟鹽城一邑儲峙頗優而間吏民盡散輸運無策君

久任鹽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

者君急往諭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到定州嘉山

可以濟事宗祿到義州拜上啓辭條陳時務初啓

慨然應諾而去賊兵方在平壤而黃海江原郡邑尚多完全南方大

軍亦在水原若又招集散亡嚮導唐兵分數道感之

則賊必棄城南走預諭黃海京圻三南等道公速設

伏處處抄擊且令舟師邀截海路一唱探平壤賊勢

或乘夜掩擊或分勦散出之賊且令觀察使招呼散卒遣詣行在一平壤以西三路之中博川秦川景為開重為江邊列鎮安危之所係今定州已有鄧元帥龜城秦川亦當置一將令與定州相為犄角耀兵備禦然後一道可保一唐兵嚮道守一路由定州一路由宣川出平壤之西又使一將調葢寧邊以東諸邑之軍出於平壤之東使賊兵如在圍中一士兵精勇倍於南軍如有應募者各別獎勸使之興起且民生困挫本道尤甚凡下弊端一切蕩滌一本道財穀幾盡散失若天兵蕩平倭寇則宴犒饋遺之資將何辦出預宜料理以備其用一事機方急而人心易懈酬酢策應每多後時宜令備邊司凡所施為悉速舉行一國綱解弛宜令以棄官為能事將帥以奔潰為良策宜申明約束繩以軍法一軍功等第務要均一從實急速施行使之激勸再啓畧曰一江邊土兵累次調葢豈無怨苦之心宜撫恤其妻子生者量給銀兩死者尤加優恤如任旭景李宣等忠烈特異宜令別加褒恤以慰忠魂警動人心一成羣效劫之類

非必盡為亂民不過為飢餓所迫守令不能存恤而
 然亦可多般知委許令各率徒眾為賊自茲有功則
 賞同平人一土兵雖聚而軍器為然左邊列鎮及內
 地郡邑弓箭多寡急宜知數臨時取用一武班出身
 管初為李鑑申砲軍官者其數亦多一散之後不復
 收拾宜令檢察使分道招呼使之來赴行在一火
 炮匠亦宜招集打造以備戰用一賊兵近在數百里
 內奸細譏察不可不嚴令城內及軍中別為標號使
 相識請以平安虞候金星報嚮道守一天將朝夕過江

朝廷使青水萬戶趙鵬為嚮導先生以鵬名位卑微
 且非統御才本道虞候金星報於見在武官中稍勝
 白遣上劄論遼東咨無陳事宜倭連謀遼東咨文有

詰責語先生上劄言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
 不過為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靈
 實所監臨惟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據事
 盡言每欲遮藏掩覆欲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

白故中朝於我初無嘉獎矜憫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語曰歷陳近日中原之疑我者有七請令該司登時速報痛陳明白又曰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未有不中衰而復振者况我國家仁深澤厚豈有一為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為哉惟願堅定聖心於興衰撥亂之地申明賞罰振作士氣以為死中求生之七月請先遣從事官辛慶晉整齊一路芻糧時天兵將出糧餉調度事急先生累次移文中勅而人心渙散守令多不能奉行恐臨時誤事欲自行檢勅而病甚不能自力遂啓陳給糧甲子自請出治公事宜請令辛慶晉先期馳去整齊

途糧餉

遠索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來援報先至時先生

生啓曰行在時任大臣只有尹丰壽一人不可

出臣雖病猶可自力一行上諭之先生力疾請行宮拜辭上引見先生病不能行匍匐以入陳一路糧餉事宜既出命賜熊膽臘菜夕至所串驛吏

卒一空搜覓村落得數人而至先生勉諭之仍出一
 空冊錄其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其不
 在此錄者事定後當一一行罰既而來者相續皆願
 書名于冊先生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使例置致
 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令者爭出
 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凡事稍集
 先生以為亂離之民不可督迫至誠曉諭未嘗鞭撻
 一人前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米豆到定
 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先生猶以安州以後為憂適忠
 清道牙山倉稅米載船將向行在到泊於定州立
 巖先生喜甚即馳啟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資
 中興之運請並取以補軍糧又督造大定江晴川江
 浮橋先生前丙子祖搃兵進攻平壤不利而退先生
 往安州調度

啟請仍留安州以鎮定人心且待後軍之至○遣

曹好益募兵江東

好益以前都事募兵赴
 生遇於良策驛語之曰

行在先
 天兵將

至公毋往 行在可還江東仍行召募與元兵會李

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先生遂 啓其由為起兵文

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 京畿觀察使沈岱

兵數百入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 乘訪代自 國難 行在將赴任所見先生於百祥樓語及

戒之曰君書生臨陣突擊非其所長君部下揚州教

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軍兵使彥伯將之

可也後聞岱不畏賊每巡行必先文知委如平日達

旗鳴鼓出入賊數甚寡之申書戒勅岱猶不變亦久

果為賊 八月仍留安州 先生自祖揔兵敗還日夜望

所襲死 處百祥樓南憲庭闡北望 行在寢食俱廢見者憂之 九月上劄請 勿許達

胡入援 時達州備捷虜聞我國有倭憂聲言欲率兵

其不可曰唐時安史之亂乞兵於回紇吐蕃回紇其

禍今我勢方急不能制其進退之命脫或多率土馬

隔江來住名爲救援而其意難測十一月在定州上
當何以待之請令邊將善辭止之

劄陳時務

劄畧曰

國事危急至此所賴者人心也

施行以應古人賞不踰時之義且軍民捕賊所獲即
與其人使愚民知殺賊之利爭起討賊則賊勢庶幾
少衰矣江原一道山峒之間射獵爲生者其數不少
若購以重賞使之散伏草樹間出沒勦捕則賊之往
來北路者首尾斷絕東南形勢可以相通矣京城寂
復之計則當以京畿一路分爲三道迭爲犄角賊少
則分兵設伏賊多則合兵攻勦又使湖西南開東三
路之軍與之合勢或引其前或推其後齊心一方四
方雲合則賊若置中之兔而京城之中亦必有內應
相著者矣今嶺南人心頗奮勵刻意討賊而軍糧民
食蕩然無餘若嶺南左道潰則右道不可保右道潰
則兩湖次第受兵而八方無一乾淨處矣今聞湖南
年事稍稔請令湖南之粟次次輸運於嶺南又別設
募粟之官急急區處以救填壑之患然後南方可保

矣四方邊報酬應一刻急於一刻昔秦時請事之人
留司馬門三日不得報而識者知秦之亡臣願今日
邊報劃即施行夜以繼日可也且賊慄悍輕生善於
突鬪我國主兵諸將不能回勢利導每以烏合之卒
約日徐趁瞭望不審乍候不遠而賊之間諜甚多凡
我動靜彼先知之臣意請抄選精銳混其服色散布
遠邇通隨其所遇輒為攻勦又不定其處所使賊莫測
多少且於城內設機焚劫則賊必騷然不得休息而
其勢大困此等布置十分量處毋失幾會可也
十二月拜平安道都體察使

○獲賊謀金順良斬之
先是奸民金順良者持體府

之賊賞一牛使更探報先生捕得之嚴鞫得情其徒
之為賊耳目散出各陣者凡四十餘人我國機密事
一一通告至於山川形勢道路行在又按名急通諸
無不知之先生大駭即馳啓
陣捕之斬順良以徇自是好黨散
落未久天兵大出而賊不知移文四方使各起

兵赴難文至無不感激揮涕爭起赴難 天將李提

督如松帥四萬兵至安州先生入見論兵事提督見

拈相對先生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

之路提督大喜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曰賊在吾目

中矣先生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寄之曰提兵星夜

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

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

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五十二歲正月壬戌 天兵克復平壤

先是先生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檄黃海道防禦使

李時言金敬老使訟途設伏俟賊敗走躡其後擊之

時言依令至中和敬老憚與賊戰賊退前一日還走

載寧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戰敗宵遁

飢乏不能行而我國將士無一人追擊 天將又斂

兵不進時言勢單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

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先生連請提督進
 兵攻之提督遲回累日聞副總兵查大受與賊戰碧
 蹄驛多斬獲乃與家丁千餘人馳赴之為賊所敗走
 還坡州明日欲退軍東坡先生力爭曰勝負兵家常
 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不聽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明日自東坡又欲退開城先生又固爭曰大軍
 一退則賊氣充驕遠近驚懼臨津以此亦不可保願
 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先生既退提督即還開
 城諸營悉退先生獨留東坡日遣人請更進兵未幾
 提督聲言清正自成鏡道將襲平壤不可不救遂回
 軍平壤先生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退軍有五不可提督默然而去
 今權慄李蒼

併兵守坡州山城因授諸將方略分守要害初全羅道巡察

使權慄破賊于幸州既而聞賊必欲報復退還臨津
 先生即單騎馳詣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為當大路之
 衝而地形斗絕可據乃令慄與巡邊使李蒼合軍據
 守以遏賊西下之路又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

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為左翼遮嶺嶮嶺義兵將朴惟
仁尹先正李山輝為右翼伏於昌敬陵之間出沒
抄擊使賊不得出城樵採又令侶義使金千鎰秋義
使禹性傳京畿水使李顯忠清水使丁傑等以舟師
屯西江以分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瑱還本道把守
移文京畿以南各道官義兵令從左右邀截賊路且
令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其後賊知樵樵揔兵查大
慄在坡州率大軍將攻之見城險不得犯樵揔兵查大
受請與避賊于開城府不從時賊四出殺掠有偵探
查揔兵柳體察查即報先生欲與同往開城以避之
先生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易來犯我等一
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體察言是也
俄令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
勇士數十人來護後聞賊入城乃罷○先生久留東
坡時兵燹之餘村閭一空無所止泊乃刈草為幕累
月寢處其中衣貽書遊擊將軍王必迪論進取之策
衾為之生綠

其畧曰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當進擊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回以後兵迫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見書擊節稱奇策即發偵探卒往忠清道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提督北將也忌南軍有功不許 啓請以湖南募粟賑救饑

民時賊據京城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饑死殆盡餘民聞先生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先生令前郡守南宮恂為監賑官多方救活會湖南募粟千石載船至先生喜甚一面馳啓即以付南宮恂令雜松葉屑以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嶺南又告飢即移文體得察副使金瑱發南原等邑倉粟一萬石以救之

賊中來 王子書及三虜臣書馳 啓言狀 初黃廷

子赫及李瑛等從兩 王子于北道為賊所執至是倡義使金千鎰部下李蓋忠者賊陣中其還持

兩 王子答書及謔書又有上行在長紙封書千
鎰開見之乃三虜臣聯名書而語甚無倫千鎰即馳
報先生先生據千鎰牒呈馳 啓言狀畧曰所謂王
子書一封則上送三虜臣一書則外書 行在河間
并而內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各
著署而言多可駭此必賊將脅勒使為極為痛甚故
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朝廷不容不知故一
依其樣謔書上送謔書未來故移文推問矣○附金
千鎰牒呈末端云李蓋忠自賊中持兩 王子答書
及謔書而來又有 行在所所上無臣字長紙封書
開見則三虜臣聯名之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
當即投火中而既已開見棄置不可並 王子答書
皆為上使云千鎰又備陳此事直 啓行在牒呈全
文及狀 啓附見懲錄○其後廷或等自賊中還
朝廷拿致論罪先生以為廷或等雖有罪犯而係是勳
戚不可使駢死於拷掠之下貽書鄭方相琢以救之
廷或等減 四月呈文于李提督論和好非計時賊後
死編配

於提督提督使沈淮敬入賊中令還 王子陪臣退
兵釜山然後許和未幾提督率兵還開城先生呈文
極言和好之非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然實無聽用意又使游擊陳弘謨往賊營先生與
弘謨相值於坡州弘謨使先生入參旗牌先生曰此
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為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
文尤不可承受弘謨強之三四先生不從提督聞之
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為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
而歸明日先生與金元帥詣軍門通名提督怒不見
金元帥欲還先生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小雨先
生與金元帥共立門外有頃提督使人覘視者再俄
而許入先生就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為
可敬但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
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
郎令不關吾事自是提督連遣人往來倭陣一日提
督家丁一人自外至曰柳體察不欲講和悉去臨津
船隻使不得通使倭營提督怒甚欲拿致先生加困
辱有頃聞臨津有船往來無阻即令人止追先生者

蓋提督以先生不肯和議素有不平之心故纔聞人言不復諒察暴怒如此人皆為先生危之○後提督又使游擊戚金錢世禎至東坡極言和好之便以為今一許和 王十可還京城可復其言縷縷先生拒益力世禎怒曰然則爾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先生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道世禎等回先生又以書遺之畧曰賊以甘言誘我再三投書而尚不許和不過為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燼 丘壠發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色羞釋仇與賊俱生無寧擊賊而先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况 寡君為宗社大義割慈忍愛痛斥和議陪臣既不能身死干戈以復君父之讐又何以不待 君命而禁人之殺賊乎○李漢陰手錄云公每呈文于提督出入古今援引義理累累數千言操筆立就提督雖不聽用而深服其才識且曰柳某憂悴之色溢於顏面真可謂至誠徇國者也吳摠兵惟忠戚游擊金亦謂人曰柳豐原鮮之良宰也呂參謀應鍾 朝鮮記亦稱先生之忠誠慷慨

宣陵 靖陵為

賊所發與諸宰登滿月臺望哭遣軍官李弘國等往

審二陵○又遣朴惟仁等輿靖陵所得屍體移

安于松山里馳啓言狀○甲辰隨天兵入京城

時賊兵新退燔燒殺掠之餘城中廬舍民物百不一

存僵屍相枕先生先至宗廟痛哭次詣提督起居

且請急遣兵追賊提督託以漢江無船先是先生令

京畿左監司成泳水使李贇乘賊去急收江面船隻

至是至漢江者已八十隻先生以報提督遣營將李

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如栢忽稱足疾而還蓋提

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已○初先生分付

諸將追賊使高彥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

與利川府使邊應星合勢李贇權慄等從西道過江

與全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并力左右

襲擊令軍官李忠率一枝兵設伏於竹山地而又通

於兩湖嶺南諸道使之約束軍兵隨處邊擊既而

天將沮撓百端李贛茅諸將皆被拘執獨李時言鄭希賢邊應星等從間道擊斬零賊○先生以賑救餘

民為急先務晝夜規畫盡心濟活且令諸將收瘞積屍於城外又設局購求書籍數萬卷使正字尹敬立

向管其後弘文館所藏太平其時所鳩集也朝紳儒士之流落諸路者相繼而至隨其材品權署各司餘

皆賑活使不失所其始入城也滿目灰燼只丁未有有空城旬月之間指授方便凡百始有頭緒

疾調治症勢危重天朝將士來見者亦皆駱參將有憂色陸續來問至六月始離枕席

尚志來問疾與論兵事○六月辛丑同大臣諸宰臣

往審靖陵所得屍體有獻上狀請抄擇精兵以為

後圖賊既退屯據萊益間營治窟穴左右搶掠天

先生屢爭不能得遂上狀論事畧曰及此賊退之際急抄擇精兵多為方畧然後庶可禦賊臣見京畿諸

邑之軍經年與賊廝殺心膽已堅每戰先登如秋義
倡義之軍雖甚烏合然十中取一亦豈無可用者以
此推之二南所得必尤多如江原道山峒之間以射
獵為生擊搏猛獸飢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隨處
抄出資以弓矢戰馬糧食分配猛將常川操練又令
各官守令自擇境內精兵不許冗雜一處生變互相
應援若是則軍卒精鍊臨敵可無望風潰散之虞矣
且賊之所恃只是烏銃我國亦當日夜訓練使軍士
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無有之矣

又上狀乞鍊兵且做浙江器械

多造火炮諸具以備緩急之用

其畧曰駱參將嘗與
臣言及此南兵未還

之前教練火炮管筩槍劍鳥銃等技以一教十以十
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
以禦之今日南方防守之策當如駱參將所言然後
庶或有望於萬一矣鳥銃而躡炮火箭而輪炮此等
器械皆切於戰用臣意以為以此匠人分送於州郡
財力完實處多聚匠人晝夜打造回抄出膽勇之人

使之學習至於布陣守城之法及旗幟之色一依浙軍模倣使賊有所畏憚則誠為萬幸○初先生入城擇城中丁壯者七十餘人令軍官二人分領送于駱叅將請學火炮鳥銃筥槍劍等技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教之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劍用槍教之甚勤及駱公還先生請留教師駱公為留聞愈魯姓人二人在國中二年晝夜訓鍊幾盡成才且教營陣之法

大夫入于安東仍向下道初譙巖公奉大夫入避亂自關東輾轉至太白山下

至是先主始得便道就省悲喜交極掩抑不能言退而與譙巖公相持痛哭時先生纔經大病復患瘡累

日憊瘳殊甚而天將已南下貽書劉摠兵綏請進且聞賊將犯晉州與疾赴之

救晉州時晉州被圍日久勢甚危急而劉摠兵在近地頓兵不進先生累書請援終不聽先生至

星州聞晉州已陷馳到高靈時賊已入草溪去高靈三十里先生收召將士使之竭力防禦欲保右道郡

縣未盡陷沒者既而聞劉摠兵八月被召至原州
吳游擊來會陝川乃馳赴焉

承命復南下初先生承一人在道內者即馳

啓言狀請姑留料理軍事未幾元帥來到陝川遂赴
召行到原州有旨令仍留本道約束諸將遂自

原州還嶺南至忠州上狀請煮鹽賑救饑民其略曰臣今行

擇蕩敗其中忠州賊所久屯又是唐兵往來經由之
處故被害尤甚子遺之民將不日俱盡極可哀痛然

道內列邑儲峙已空無推移賑救之策只有煮鹽一
事稍可施行臣聞黃海道豐川薺津長洲三邑之境

有三四海島島中雜木翁鬱若招集鹽戶使之煮取
則旬月之間可以取辦數萬石鹽仍令船運散俵於

兩湖海邊農事稍稔處隨便撥穀賑救京城之民又
分給於開城等處以為春秋種子則其利甚溥矣今

見忠州等境地方遠海鹽貴如金窮民雖採掇草木
之葉而無益和煮不得下咽此時若運千餘石之鹽

輸到忠州散給於傍近諸邑則民之賴此生活者將
不可以數計至於京畿諸島亦宜別為方便使之
體經理當今兵戈未息軍興之需百萬生靈有如涸
轍之魚必須晝思夜度自調兵禦賊之外尤汲汲於
救活民命臣前在安州時請於海島勸民耕種其在
東坡時請於江華等處勸民耕作以廣得粟之路若
為此舉幸得豐熟則既可以救民命又可以漸為積
粟之計若近京諸島穀物豐足則公私自可取資雖
有不虞之變而島內之穀亦可取用如外庫矣○時
饑荒轉甚餓殍滿野公私蓄積蕩然賑救無策先生
累上劄以省賦後保遺民為急先務又請移咨遼東
開市中江以通貿易中朝邊臣亦知本國形勢奏
請許之於是遼左米穀多數流出關西先受其上款
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賴而全活者甚衆上款
請鑄罷職名 不允 時先生力疾驅馳症漸危劇以
狀請罷 答吳游擊惟忠書論禦賊形勢尚州吳游擊在
不允

先生言設險禦賊事先生答書備陳嶺南形勢又言
今者賊兵畏憚天兵餘威留屯金山一隅不敢動

若蒙大軍日駐大丘等處以遏東邊衝犯之勢又連
緊參將諸軍駐宜寧固城之境遮蔽西路日約束小

邦水軍將李舜臣等悉率舟艦橫截於巨濟海中三
路合勢則賊首尾皆有所憚或可因此遠巡退走也

上狀請送譯官照察天兵放糧且發三南奴婢貢

布為天兵授衣之資又請急遣重臣調度糧餉

傳令都元帥申嚴軍律以肅羣情先是長興府使柳希先守蟾津聞晉

州城陷望風遁走經過光陽順天之境大呼賊至兩
邑人民一時潰散亂民回之焚掠倉穀蕩無遺儲以

及傍近諸邑亦皆騷動先生移九月被召還行
文都元帥使斬希先以警其餘

在十月扈駕還都請設訓練都監時兵燹之餘重以饑饉盜

賊蜂起先生請設都監鍊習軍士以衛京師上以
先生為提調先生請設唐粟米一萬石為糧募人日
給米二升於是應募者雲集得健兒數千人教以鳥
鏡槍刀之技立把摠哨官以領之分番直守九有
行幸以此扈衛
啓請以邊應星為京畿左防禦使
人心稍有所恃

出屯龍津

時揚州賊李能水利川賊玄夢者乘時竄
發湖西羣盜處處蜂起搶掠行人道路不

通適黃海道僧軍百餘人來詣都監先生
京畿左防禦使邊應星領之出屯龍津自是東路始
通盜賊稍息既而備邊司移文列邑令賊中有自相
捕告者免罪論賞賊黨聞之斬能水來降玄夢懼而
逃復拜領議政○往見戚總兵金論兵事○閏十一

月率百官呈文于

天使司公憲

先是中朝憂我
國衰弱不振論議

甚多給事中魏學曾上本有分割易置語事下兵部
尚書石星持不可乃遣司憲奉勅宣諭且察我國

事時經畧宋應昌在遠東以割付授接伴使尹根壽
令歸付大臣根壽來見先生於寓邸以手抵案再三
呼曰有宋侍郎諭朝臣割付不審公等何以處之先
生曰割付所言應非本國陪臣所與聞令公不合壽
來明朝根壽以割付投備局先生却不受曰經畧若
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割付
其中所言非意料所測見之而無可處置寧不見為
宜是日上引見先生以根壽所進魏學曾本示之
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先生對曰
皇朝豈為此妄論所撓願勿疑慮惟當盡吾之所當
為以解中朝憂耳既而司天使至先生迎于碧
蹄驛司邀入款語又云俺到京將有新舉措先生雖
不敢問而心甚疑之及司至京宣勅辭旨甚峻畧
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
治之朕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上受勅還
宮夜已深即引見先生謂曰明日予將見詔使
辭位與卿相見只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面訣故召之
耳目歎曰古云英雄浪死可惜以卿之才遇予故不

得有所施設也先生涕泣對曰上何處出此語
天朝憂我國至深勅書之意不過警勅之耳豈可
以此辭避乎臣忝為大臣使國事至此罪無所逃
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恢復漢室古人亦或然矣
之學問材識何多讓於古人但所事者予耳先生掩
抑惶駭不能言上顧內豎取香醞一巨器賜飲
曰以此相訣先生哭失聲對曰願聖意無動明日
之事千萬不可如是臣敢以死請明日將見
天使少坐門外小室先生又啓曰昨夜所
勿輕發上不答既見詔使上袖出一帖授陳
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子望天使主張使之遂願
朝上親筆也司印手書以答曰今此復國雖曰天
故事王既有是心則當具本上請憲一行人耳何
敢主張末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天朝文
武將吏無不喜王之得賢相也既羅上以司公
帖示先生先生啓曰臣於此事前已極陳不得蒙

允今日之事又不得與知尤失大臣之義不勝惶
恐時總兵戚金日夕在 詔使所密議是夜要先生

屏左右手書十餘條亦之其中一條有曰 國王傳
位當早先生不覺起立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條所

言非陪臣所忍聞老爺讀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
知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

是重其禍也戚即取筆書是是取問答數紙就燭焚
之明日先生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本國遭變

皆由於為中國守義不回及 主上至誠事大憂勤
勵精之實亂後戰守措置之狀累數百言 詔使頗

信納之是夜戚又要先生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
無他慮矣先生拱手稱謝曰願老爺終始此意使小

邦情意得道守達於 天朝則小邦受老爺之賜不淺矣
戚應諾自是 詔使日與 上相接而禮貌益恭一

日司招執政議事先生與宰臣數人偕進司獨呼先
生屏人書示爾國某姓名宰臣用事誤國信乎先生

即書答之曰此乃鄙生同朝共事之人亂離之際各
有奔走之勞不知其他司又書曰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守先生難其對乃答曰使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
寡君豈敢告老爺司笑曰此事吾已知之仍問天
將賢否及統害地方等事先生答曰古云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經過小小統害豈能盡無然天朝
法度甚嚴將官各自謹勅不見其統害他問皆軍國
措置事司將還以劄付付先生獎勵備至有再進山
河等語先生送至碧蹄司酌酒叙別而去○韓柳川
後謙手記云先是宋經畧應昌在遼東上本曰國王
多失德非戡亂之主也速賜處置令傳位世子及司
行人憲出來事有至難公以血誠感動華人叔叔薦
於橫流君位既安賴以中興伊諱之功公可謂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事過之後絕口不言
當日事古人所謂收斂神功上狀條陳時事其畧曰
竊若無者亦不過如此云後戶曹憲宜參商一年經費之數以之民間所出之
物又分列邑殘敗猶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
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朝廷惠澤得
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一折

甸之民被賊禍尤甚勢將蕩無生類而四方亦皆被蕩更無移轉賑救之路准臣前日啓請鹽利稍可及時分散亦須使戶曹一人專掌其事急遠舉行一明年種子朝廷固已講求亦令該曹早為區畫使有著落且海島屯田亦必有利若每以十人為一調與之農器水陸之種擇其地之原隰而起耕官取其半而自食其半公私兩便一漢江上流揚根驪州要害之處以重兵勁卒沿江列柵以死非守則賊兵必不能容易徑進漢江以南各邑亦收兵時糧擇守險阻此外廣州之南漢山城水原之禿城祥川之於芝山仁川之山城皆係險阨必守之地若屯兵據險互為形援則襟范固密人心有時宜留意區處西海水路之備亦甚緊急令水使別加規畫措處一嶺南賊勢方急今聞中朝已絕通貢之請嗔怒決裂之禍在於朝夕加以嶺南公海門邑及白星州至聞慶十數郡舉為不収之地糧無可出卒無可調所恃惟天兵而兩湖亦回運糧支待蕩無餘力百計千慮更無善策臣請於兩湖嶺南別遣重臣以主調軍饋餉

寺事使之整頓軍政撫慰遺黎抄擇精卒為天兵後繼如張浚之開督府蕭何之補葺關中則庶幾人心不至渙散號十二月又上劄陳時務劄畧曰賊屯令有所歸宿矣積糧明春必更肆吞噬賊若一動湖南以北更為長驅之境湖南不保則其能為國乎臣每欲擇其要害設險堅守令民有事則入保無事則出耕賊進無所得退有躡後之慮不過數日將遂自退此今日不易之要務也臣累陳砲樓為守城之利且移文於下三道令隨力設之而至今未聞一處舉行似此悠悠已迫歲暮明年之事又將奈何臣竊觀倭賊頗熟於用兵又善占得形勢其置陣必在左右顧盼高山絕頂之上而我國將帥全不知此無先定之計無必守之地以此能禦大賊乎兵法曰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據臣於湖南一路未嘗親歷然其自嶺南右道而西則南原順天全州羅州皆係必守之地而雖有城子想必齟齬當及今修治而如砲樓功役不多三四月賊動之前猶可及設至如山城修築事前此屢

啓如長城縣監李貴乃一小邑之守尚能修築營巖
 山城以此觀之嶺南右道雖甚殘破不無收拾措置
 之路矣臣意嘗以為欲全湖南其防守當自嶺南右
 道始若右道一失則湖南無障蔽之地四散衝突之
 賊誰能禦之臣秋間在右道見宜寧三嘉高靈丹城
 安陰等處地勢險絕皆有古城若暫加修築勸民以
 生道則民常樂從矣湖南則前已再三中勅嶺南右
 道之事別為通諭于都元帥使之乘春初農事未始
 之前漸次修築而令傍近之民各以便宜入保聚公
 私蓄積於其中清野以待則右道庶有支保之望矣

承 命入宿禁中

湖西賊宋儒真等聚眾勦掠轉向
 京師外寇未退而內訌又作城中

軍卒不滿數千遠近騷動莫保朝夕而先生舉止自
 若不動聲色朝野倚以為重 上命先生與兵判李

德馨入直

大內先生

啓曰當此危疑之際

疏

命大臣入衛恐益駭人心

上復以

密旨毅曰予

倚卿將大有為而卿殊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
 乎先生不得已與兵判入直一夕寒甚 上使內監

間之選報曰頴相明燭獨坐繡閣古史公上即令廢
酒賜之未幾賊就擒先生為委官治獄公正所全活
甚眾壞國初禁府訊杖大小厚薄皆有定式其後法
漸廢壞杖大幾不可舉罪人受刑率多徑繫先生
啓請訊杖及答杖一從舊
制自是罪人無一濫死者

西庄先生年譜卷之一

西崖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五十三歲正月 啓請令中外教練軍

兵考勤慢明賞罰且以湖西寺社位田屬訓練都監

以補軍食○二月 啓請措置忠州以固上流且於

鳥嶺設關屯田其略曰忠州居上流為國門戶忠州不守則沿江數百里皆為受敵之地

欲保忠州當自把截鳥嶺始有守門將辛忠元者言

嶺上東下十餘里兩岸斗絕中蟠溪水名曰鷹巖若

於此處築城把截不過百餘步率而嶺路把守自固

延豐邑內及西面水田村地極肥饒當以把守之軍

屯田耕種以為軍糧云大抵今日之事所當人人為

兵處處作農庶望有效於萬一如忠元者及時下送

使之依其所言為把截屯田之計 啓曰此 啓志

見卿為國盡心之意當依 啓○辛忠元忠州人曾

西崖先生年譜卷之二

為義兵將邀截賊兵於鳥嶺詳知嶺路形勢先生白
遣之給空名帖數十使募人營築該城若達門樓招
集流民屯田於獫狁項水回村安保安等處以通道
路至丁酉歲賊再動而不由鳥嶺兩湖避亂之民往
依忠元者充滿山中人以為設城三月復啓請修

舉鎮管之制先生曾於亂前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
事未見施至是復極言其便 答曰至

我言乎當 四月扈駕習陣于慕華館上幸慕華館親閱操練

畢上以匹段二封賜先生曰今見習陣我國所未
有之事且已習熟此領相之功以此為表先生辭曰

此皆李德馨及唐將獎勸之力也臣啓請召募邊
受此恩賜未安 上曰勿為未安

郡慣戰之士以省內地民兵使兵農兼舉且請處置

降倭從之其略曰軍卒不精而冗食者居多軍糧
乏絕而繼餉無策此今日功急之憂今

聞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
之軍亦以無食僵卧相望大抵內地民兵百不能當
邊郡慣戰之士一今自慶州至梁山等處遺民之散
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數不下千萬苟
有軍糧招募為兵則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
萬萬矣既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之
納米豆以為軍食則兵農兼舉戰守有賴矣且聞防
禦使金應瑞用降倭引出他倭此兵家善策如知其
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使無失意逃還之患此
等辭緣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使防禦使何
如答 啓請令都元帥戢和諸將合力濟事時慶
曰依答 啓使高彥伯與防禦使金應瑞爭坐次漸成釁隙先生
啓曰夫以郭李之才同會一處無節制之人則未
免潰散今諸將名位爵秩大槩相同各欲自尊無協
勢同力之心進不俱進退不相救此兵家大忌約束
善處專在都元帥請下書權曰遠東都司咨文回
慄使之戢和諸將共濟大勦

啓其畧曰伏見遠東都司咨文我國發復不共戴天朝非不諒其情而宋經畧雷利已

矢機會今則留兵已撤再舉勢難以是姑出於下策

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中

朝科道之議據正章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國

靜而俟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糧不

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何

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大抵我國之請於天朝

自始至今有三大節初則平壤既破大兵長驅堅請

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提督之軍雖歸而南

兵萬餘留駐南邊我國糧餉亦未蕩竭當此之時急

請添兵一舉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糧也兵也必復皆

賴於天朝而天朝似無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

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亡之勢惟當姑為款待

任其所為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答但云

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為恐無退歸

之理惟願深思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云云而勿為

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為便當 答口

啓上劄陳時務且請以貢物作米以補軍需劄畧曰

空竭雖欲鍊兵禦敵計無所出臣近得一策常時騎步兵甲士定虜備別侍備及各司奴婢各司諸負各司皂隸掌樂院樂工樂生并戶奉足合二十餘萬今夜亂後不可以平時之額求之然應亦幾至十萬或過之矣若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而於京城召募精勇得一萬名分為五營營各二千入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內常有一萬精兵而衆本世固矣一萬名亦當分為二番每營恒留一千而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分屯作農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雲集矣至於外方之事則臣前日所陳鎮管之說已舉大綱又於一邑之內別擇有計慮自愛其身者使之主管各面抄兵之事常時設法操鍊而有事即使其人領赴軍前或有逃散不精之弊皆令自任其責則不敢不盡心而軍令精清矣且國家田稅輕於什一民情不以爲重但稅外之事如各邑貢物進上及各

節方物被優之事甚多而當初各邑貢物之數不以
 田結均一分定大小之邑多寡懸殊病民莫甚請令
 使司總計一道貢物及田結之數勿論大小邑一樣
 磨鍊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一結亦出一斗以
 至二斗三斗莫不皆然而方物之價或米或豆亦皆
 從田結均定則每結不過出升合之微而民不知有
 方物矣其於進上亦然皆以米豆出價輸到京倉計
 物定價使有司實用而若軍資不足及國家別有
 調度之事則貢物方物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載
 在庫中者不煩揆擇而取之無窮矣○國制賦歛之
 法水田納稻粟旱田納豆而其納豆未盡者收綿布
 麻布及油蜜凡百應用之需此所謂田結貢物也此
 外又通水田旱田結上計出雜物納于各司者謂之
 元貢物自前皆為吏胥所納而私收米布于民兩微
 什佰於本色民間大困李相浚慶嘗建議立正貢都
 監欲整革其弊而事竟不行至是太倉無數千石軍
 需國用計無所出先生上劄極陳變通之策後又承
 命獻議請每結反貢米二十歲可得七萬餘石而

力得蘇中外皆以為便 朝廷方講 啓請褒獎

究施行未幾為浮議所沮識者恨之 忠義其畧曰 國家於昇平之餘猝遇賊變奔散恐

橫屍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人耳目者不為無 入而倉卒之際率多淪廢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

泉下 蔚風聲於將來請令下三道監司廣詢博訪 從公論 啓聞次第褒錄或恤其妻子以勸忠義

啓請勸課耕種查覈守令勤慢 ○復患寒熱症數月

上遣醫診視夜劑藥 下政院 上劄請遣宰臣陳

日從門隙斯速出送于領相處 奏賊情時 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

其議科道駁之宋經畧曰此罷歸願侍郎養謙來代 之四月遣參將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辭意甚愛

其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 皇上赫怒興師 一戰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

百五十三卷之三

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今餉已不可再運兵已不可再用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驅倭渡海解禁息兵所以為甯國計也今甯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又絕封貢倭奴必發怒而甯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為計耶又引句踐屈已自強之事以勉之其言縷縷千百廷議睚眦莫能決聖意愈難之澤躁怒督報甚急時先生病肺痿久不視事至是力疾上劄畧曰願軍門諭帖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替倭請封貢一節也然竊詳侍郎之意以待部及石尚書方困於言者故欲令我國詳具侍郎出來後賊勢明白馳奏則自已可免於攻讒此恐其本情而在我亦不須堅拒也况石尚書當本國事變之初深憂憫念不啻如一家事允有所請無不曲從使我國得至今日此恩何可忘也今為言者所攻不能自保與願侍郎相繼罷去則後誰有為我國任事者乎我國既無以自振但欲倚仗天朝以圖興復而宋經畧李提督皆已罷去願侍郎纔至所言之事又一切堅拒使大國任事之人率

帝佛然背坐莫有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駸孤乎
聞胡參將欲與宰臣一人偕行此亦不可不從別擇
明敏宰臣馳去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卷本出於
闕迫不敢張皇之意而謝侍郎極力拯濟以息則侍
郎之心必解前頭無難處之事如蒙下朝廷及復
熟議無使有事過難追之悔則臣可以瞑目入地矣
答曰觀卿啓辭病中尚憂國事如此哀卿孤忠○
先生承命講奏草但備陳賊情以聽天朝裁處
無為倭請封之語胡澤求見奏草必欲於未端明言
請封事先生拒之不得則但曰震之以威以創其頑
靡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御夷之大
權而同歸於禁止免暴曲全生靈回時審勢惟聖
明所擇云澤嫵措語不快以款字易計字而去○先
生前此力爭和議之非至是許款之事制在天朝
我國受命之勢實有不獲已者而至丁酉戊戌間李
爾瞻諸奸乃以主和攻先生先生答適月朔書曰主
和誤國四字生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
勢危惡朝夕難保而力未能圖敵生以為外循天

朝羈縻之計少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為後圖
自度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
題目以相污讒此則當笑而受之他日幸未死當悉
以生變後論事求正於左右此中初無半點和字矣

五月疾篤四上劄辭職皆不允○六月上劄條陳

戰守機宜凡事七月 啓請以鍊兵專責兵曹先生

主管鍊兵事日夜教訓幾盡成才既入相府不得專
意教閱至是又以病累月在告乃 啓請專責兵曹

畧曰主張運化使人心日起軍政日新者兵曹之位
也以訓練成效責本兵之官本兵責諸將官體統立

而心力專則何為 承 命奉審 孝陵○九月 啓

請廣取人才 其略曰撥亂反正人才為急古者取人之
道甚廣或拔於奴隸或出於行伍或奮於

賈豎惟才是取不問其他良有以也謹以坊表時用者
分為十條開列于後令文武宰臣兩司弘文館外方監

兵使守令各薦所知無論有職無職庶孽公私賤務
舉實才蔚為世用誠為華甚一有才智識慮通曉兵
法可堪將帥之任者一有學識識時務慈祥廉謹才
堪守令者一有瞻量善於言辭能奉使外國及出入
賊中哨探動靜者一居家孝悌慷慨殉國者一文章
特異善於辭命者一勇力善射善用刀槍有膽氣不
怕登陣者一能知稼穡之務勸民耕種辨燥濕之宜
開墾荒廢作為屯田者一善於理財或煮海為鹽或
印山鑄鐵能變遷貿易興利足用者一能通曉筭法
善於會計不失錙銖者一有巧性能製造槍刀鳥銃
大小砲及守城器械
或能煮取硝磺者

啓請措置糧餉○更陳措置

糧餉四條 一曰作米 二曰收稅 冬進軍國機務十條

一曰斥候 二曰長短 三曰束伍 四曰約束 五曰重壕
六曰設柵 七曰守灘 八曰守城 九曰迭射 十曰統論

形勢 傳曰觀其所進冊子其為國之意至矣可即
着實施行且謄書一件以入事言子備邊司備局 啓曰

領相所進十條冊子最切於兵家當依 教繕寫以
入自本司多數傳書分送于兵曹訓鍊都監及都元
帥各道監兵使等處
何如 荅曰依啓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五十四歲正月丁丑上劄辭職 不允

○上劄請措置汭江屯堡 劄畧曰我國都城以漢水

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達甓不可防守故忠州之重
與京城等前日以忠州鎮管之軍不入兵營而使入
忠州者亦欲於忠州漸次操鍊使成重鎮而至於屯
堡之事雖以無軍無食不得易為然自古喪亂之後
人民流散無所止泊易於團聚其所團聚之地必擇
其可耕可守處而居之且置長以領之農時則勸課
耕作有隙則練習兵事人力稍盛則設為營柵內可
以防守土賊外可以遮遏外寇一處如此他處亦然
使氣脉連絡聲勢相依則雖有衝突之變亦何憂之
有汭江設屯之事若欲發軍為之則誠難易就然自

原州以及六都上下纒繫百里而龍津正居其中龍
津以上宜令防禦使邊應星歷視津渡要害及人民
可居土地肥饒之處指揮分布而令戶曹於凍解後
急發鹽數百千不使運分給又措種子稍稍散給則
民之聞聲願聚者必多而屯堡之事指日可成矣龍
津以下如廣津三田渡亦可依此措置京城外三江
之民尤當保合使之有生路而
嶺南施設之事亦甚緊急云
上劄條陳時務劄畧
古所謂羈縻者只欲待循時月之間而我得以為計
若但恃羈縻而不為之備則是羈縻不足以誤敵而
反以自誤也今在我蕩然之勢無一收拾假使賊渡
海其再來何難况元不渡海而衝突之變在於朝夕
請申勅元帥以下無得弛慢以誤事機一今日之勢
當以舟師為重而聞舟師格軍飢餓已久宜急發湖
南倉穀一二千石以救之尤當盡力於屯田以為繼
糧之計一臨賊之民自救來歸者與之以農牛穀種
各有生業則賊中傳聞者無不來歸若我民盡出則
賊勢自孤請別遣有心計者多持免死帖下去曉諭

稍稍刷出一山須南兵糧調發久無頭緒今日之事當
計軍而備糧不可同糧而減軍又當取糧於內地取
軍於防所此意請更為下諭一大丘當嶺南中路
而土甚肥饒今若招集流散大張耕農可以成鎮而
為後日之圖且於其傍近要害處別設屯堡何如一
道日屯田措置等事須南比他道尤重請急急備給
農牛穀種俾無失時一今世用人必先論門地請勿
論門地與賤類惟才是用且我國多用南方之士西
北則絕無而僅有其實西北亦未嘗無才也變故以
來七方瓦解車駕西幸關西之人竭其心力奔走
供頓調軍運糧導迎天兵以此恢復境土切勞甚
多而今無一人立於朝者夫如是其何以慰一方之
心為將來之勸乎請令該曹廣加搜訪與嶺北之人
間間擢用使人才能勸而無間於南北一後賊與我
有萬世必報之讐言今雖未免與時消息而新勝必報
之念不可頃刻弛也然復讐言亦不可空言無事而為
也必須內有堅忍之志外有悠久之政如越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二十年間一念無所作輟待時而動若

志不堅樹計不先定朝從甲者之言而行一事暮從乙者之說而廢其事雖沒歲終年而不見一事之成矣其未端言書稱舜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蓋博取於前而精察於後聽言之要也至於羣下所陳利害得失相半亦當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惟在於明鑑大度之中權衡先立不至眩亂而已虞書又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進人之道固當以言為先然言之而無實者亦有之故以明試以功繼之如是然後庶幾循名責實虛偽不齒而治道立矣 荅曰卿在病中而慮言至論尚且如此深用感焉未端用人以下數條尤為至當西土人事此即予意別令該曹舉行 乙未

入侍朝講館自亂後 經筵久廢至是始開 筵弘文 生 意也 上曰奏議 豈請伸雪已丑冤枉 湖南儒生 至於進講乃講周易 請伸雪已丑冤枉 羅德潤等 上 疏請伸雪已丑冤死之人 上命備局議處先生 回 啓畧曰方獄事之始起也自 上已慮有波及

西華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

之漸以玉石俱焚為戒若使其時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淑問明辨不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除元惡
 大慙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游而未知逆
 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許出於
 風聞者皆次第伸釋則人情大服冤枉得伸而當時
 則有不然者其原實出於近年以來朝廷分裂兩
 謂一邊之人既假以為司連坐之計故其希望風
 旨投跡羅織者相續於公車而上自卿大夫下及
 布動足搖手舉在指目之中所以三年大獄冤楚萬
 狀而無一人以事狀微聞於冕旒之下此則羣臣
 負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
 初自 上澳發給音悉開放釋之門罪籍中生存者
 幾盡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未得一時昭雪崔永
 慶則特出 上命既為雪冤又加贈爵而鄭介清柳
 夢并李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而其為冤枉則一
 也介清於湖南人士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
 自任而回偶然論著一篇以至滅身宜羅德潤輩并
 里暴廷叩 閣訴冤也臣等之意介清夢并黃鍾等

特允儒生之疏悉加仲雪而此外未及舉名於疏
劄者亦多有之令義禁府詳細開錄一體宥釋則其
於維新之政承命出巡京畿九月二日劄請解職
所補不細

歸覲 不允 十月乞假歸覲至驪州被 召還朝

時朝野咸以先生為不當去 上亦留之甚固先生
請益力乃許之行至驪州復被 召南望庭闈涕

泣而 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道都體察使 兵判李德
馨為副使韓浚 論 通諭四道巡察使教鍊軍兵 其畧

崔瓘為從事官 國勢艱危日甚南土之饜交作其勢固岌岌矣今日
措置之事錄曰多端不過釐革弊瘼懷保小民使邦

本更固然後措置糧餉訓鍊軍兵修葺城池且察地
勢險易以為控扼之計措備器械申勅烽火此其大

段節目若監司督率守令開帥申勅將竭其心力
收拾補綴則國勢雖危尚有可濟之望今日之弊政

收拾補綴則國勢雖危尚有可濟之望今日之弊政

卷之五十五 禮部 十一

坐紀綱不立體統後設以至於此自
特使大臣分領諸道之事當職雖甚驚焉
深懲此弊

不得以紀綱體統之事先為知委今後
凡軍政一
依祖宗朝設法之意必使鎮管督學所屬之邑所

屬之色亦承鎮管之令無敢違越而監司
體察使之令使體統粗立紀綱粗張號令
進行以濟

艱危之勢如此而守令以下猶不動念
如前則國法有在非體察使所得私也
十一月

巡視南漢山城形勢
城在廣州距京城數十里乃溫
王舊都形勢壯固先生以為修

葺城于積粟屯兵使為重鎮則京師之勢自固
本道監司先設倉廩於其中
啓請與副使親往巡

視指授三度呈辭
形便
不允
十二月甲辰辭體察

使不允
國柳祖認疏
啓其畧曰柳祖認疏
論時弊極陳砲殺

手非我國所長并及私
可待
我國雖以弓矢為技然為夫乃數十步技為

鏡乃數百步技與賊對陣我之弓矢未至於賊而賊
之銳九兩集於我當此之時雖以韓白為將不能當
矣近世中原無鳥銳威繼光始得其法而訓練軍士
及為中國之技人性不甚相遠習慣而未成者非臣
愚之所聞也我國二百年昇平之餘軍政不修猝然
與強寇相敵土崩瓦解以至於此今教破滅之餘一
新顏地晝夜征繕以復讐雪恥為心可也而顧曰鍊
兵非所急亦見其迂遠而不適於時務也至於私賤
為軍之弊以公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今
社稷墟矣生靈盡矣國家於是計無所出艱難
收拾數十百千之卒以為訓練禦敵之計經年補綴
不成摸樣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識之輩鼓
動異議無所不至其賢否何如也亦端所論治心持
敬之法頗切於根本之學而其曰惟聞鳥鵲之聲風
葉之韻者亦涉於禪家枯淡之病若夫帝王之學貴
於經綸必須本末兼舉體用該備內自心神性情之
微外及政事施措之間循序條達精粗巨細無一不
貫大則經綸六合小則密勿秋毫然後方為明體適

用之學而不歸於有體無用之譏祖認之見似未及
此 上嘉歎不已 命繕寫為屏以入張之座隅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

先生講究軍政日不暇給曾以團束鄉兵隨便操鍊
之意 啓請頒示各道者再至是又申諭所領四路

其一言古人以鄉井比間出軍今依此意令各邑先
求地面有某某里各以其面其里分其濶狹定為哨

官各出旗隊摠抄民鍊習此乃提綱挈領之法也其
二言分軍之法依紀效新書而稍加增損一營統五

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并大
兵九十一人此其大綱也今從各里各村居民附近

團結為隊若人多則三旗之外雖四旗五旗亦可三
隊之外雖四隊五隊亦可軍少則一隊雖不滿十一

人亦可不必移此而就彼離近而附遠也凡習陣或
調發時大將傳令各營營將傳令把摠把摠以下以

次傳令各率其軍齊赴信地不可參差時刻其三言
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營將令把

摠把摠令哨官則所統亦五人哨官令旗摠旗德令
隊摠則所統只三人而已天下豈有不能運用五人
三人者哉此乃操約施廣之道也京圻左營在龍津
則以利川加平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以利川為前
司而各以形便為中後左右司右營在水原承城則
以水原安城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前營在龍仁石
城山城則以竹山果川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後營
在坡州山城則以高陽及開城府附近九邑之軍屬
焉各營分司如左營例中營在京城即訓練都監之
軍常時則分操於各營各司各哨文閱則五營之軍
都會一處江華喬桐在海中自為一營不隸於陸軍
各營計軍而聚糧或備半年之食有餘則漸次貯備
以有幹才者主其事軍完及旗幟金鼓之屬責令各
營指備各營皆擇形勢要險前臨平野可設教場處
築城用土樓櫓務令完固各司所在處亦擇地為小
壘平時則合五哨之軍教鍊於此處有事則就近處
老弱及糧穀清野入保於其中各哨於各里亦設教
場以便訓練○先生又嘗規畫軍糧令每隊揮閑曠

永田十二人共治十斗之地先行於水原殺得稻八
 百餘石儲之禿城又欲令每隊出穀儲於各村委隊
 長檢察逐年加儲分糶而略取其息有事則以為軍
 糧無事則以備水旱數年之後村村有蓄積與隋時
 義倉之制相近事未曰沈游擊移咨獻議朝先是天
 及施行而先生去位曰沈游擊移咨獻議朝以李宗
 誠揚方亨為冊封使來到釜山將渡海封平秀吉為
 日本國王沈游擊常往來倭營繙縫其事至是游擊移
 咨我國請遣重臣與冊使渡海朝議不知所處先生
 啓曰臣從前每疑此賊未稍安為難從之請以起
 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
 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背約而特假此為
 辭沈惟敬亦自知其事不了反欲歸過於我為自解
 之計如使平秀吉致迎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
 則詞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見游擊游擊
 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
 耶今此咨文若以直辭拒之則政墮於游擊作弄之
 中而必將執此馳報中朝曰封事將成而朝鮮不

許遣使故倭賊未退若欲順其所言則亦非人情義
 理之所可忍而雖許遣使倭之去否未可必此所以
 難處者也無已則當答之曰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
 兵凌劉我生民焚夷我廟社發掘我丘陵斃我邦
 之人無不沫血飲泣以為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
 天朝勞勲賊大臣涉不測之地要以解勢息兵大人
 當事命教戒小邦至以陪臣隨天使渡海禮義
 當然見責此亦實關於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人所
 在及覆不可憑信雖詔使以皇靈臨之尚未得其
 要領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為重輕哉惟望大
 人更查彼中情形并與冊使商確毋苟完目前而為
 長遠之圖使小邦得免再議於今日如此措辭以觀
 其所答如何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使難
 求於此乃極重機關伏望廣廷議裁自聖衷俾
 無後悔上從之既而游擊督之不已時黃二月癸
 亥以游擊接伴使在金山上遂遣慎行

廿 啓請巡視京畿上流郡邑防守形止仍請歸覲

卷之三十三

三

三

許之○三月清明拜掃金溪先塋○四月承召

還朝特上問先生道中墜馬上劄請鎮定人心使李天

宗誠自後營逃歸京師震動未數日出城者過半先

生上劄畧曰國家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

之際人心固結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若百官接

踵宵遁如前史所載則不待敵至而可知國勢之不

可為矣近日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人心涵涵如

驚濤駭浪數日之內去者太半宰相臺侍朝士之中

亦有先出家屬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民先出去者
令漢城府五部書其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事請掛榜
曉曰弘文館劄子曰啓其畧曰弘文館劄子所謂
委而去之者七切於救時之策昔汴京淪於賊數胡
騎四面充斥而宗澤三呼過河張浚請進駐建康以
係中原之望良以天下之勢不進則退三軍萬姓之
心係於一人之進退若不以根本為必守之計則技

葉何所庇覆至於遷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非可為例自上更加體念責勵羣臣以起四方之

心以振中興之策五月上劄辭職不允時有趙完堵者上

憲所當得之軍功先生上劄言臣居大臣之位為人

所污讒以至舉名直斥此必臣平日見輕於人之致

敢望速免臣職各曰細人構陷丁亥呈辭不允

之言不足置諸齒牙間宜勿辭

○巳丑再辭不允○承命巡視城闔○七月拜

委官治李夢鶴獄湖西賊李夢鶴者乘時嚮聚攻陷

事宜既而賊進圍洪州為救使洪可臣所擒敵士大

夫有連累被逮者先生為委官一以至公治之無一

橫羅遠近咸服○韓柳川手記曰宋李兩賊之獄公

多所平及趙瑗以下表表之人賴公得釋人服其公

平閏八月率百官伏閣時上命大臣聽政于

東宮先生率百官爭之甚

方有人謂先生曰將頓莫無妨否先生曰何不九月
思之甚也伏 閏月餘鬚髮盡白竟蒙 允 不九月

戊戌呈辭 不允其後又再辭三辭至四辭皆 不

允 上以御札遣史官諭之曰當今之時予可以不
疾不堪攬務其美我可去非卿誰能辨濟世之功而十

授此塗炭之民也 毋庸固辭速為出仕以濟時事 十

月乙丑入侍朝講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五十六歲正月庚申承 命出巡京畿

賜馬引見二月癸未還朝○丁亥上劄辭職先是李統
制辭臣在

開山島累破賊賊將平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使人
給右兵使金應瑞曰行長與清正有隙今此和事之

不成清正敗之也清正今自日本來若以舟師邀之
海中則可擒應瑞上其事 朝議信之遂命辭臣進

擊舜臣疑賊有詐遲徊累日而朝廷連促之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已回泊西生浦矣時忠清兵使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為逗留而舜臣忠直素不事權貴且為先生所薦故時輩之不悅先生者欲擠舜臣以及於先生誣以失誤軍機百端交搆上震怒欲置舜臣於法以均代之先生曰統制使非舜臣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閑山不守則湖南不可保上愈怒以備邊司為依阿不直諸臣皆惶懼不敢言先生以國事成敗爭執不已數日上命先生出巡京畿而引見宰臣論舜臣之罪崔滉贊其決舜臣遂獲罪先生還朝上劄辭職庚寅又上劄辭職不允自是至四月三上劄五度呈辭皆不允

○八月乙丑承命出巡京畿時賊再動兩湖崩潰先生承命即行出

巡江面令京畿右防禦使柳瀛守無限山城別將趙撥守禿城左防禦使邊應星守婆娑城回往來公江

一帶警

備淺灘

上劄自辨仍辭職

御批慰解辛巳還朝先生

平生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當國日久不

悅者衆百計謀陷未得其便至是先生承命出巡

時提督麻貴在京有人譖於貴曰柳某今行率家屬

出城貴信之言於邢軍門至載奏文中既又飛語

內入焚惑萬端俄而賊兵漸近上欲使中殿出

避兩司力爭之上曰聞大臣亦有先出家屬者而

臺諫不能論反以中殿為言大臣可謂有權蓋指

先生也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先生及他大臣家屬所
在以辨之先生亦上劄自辨仍辭職上答曰省劄
為卿深謝頃日人多先出家屬而論者反為咎予予
果不任私憤之際論者又只舉數人而塞之其時適
有大臣家屬出夫之說故曰其論啓偶及之後見
臺諫啓辭果是訛傳也當付之一笑承命發京
豈可以此辭職乎卿宜勿辭斯速上來

畿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八衛京師時賊勢日急人心震恐城中居

民及各司典僕潰散殆盡於是徵先生所管四路兵
入衛至者數萬人以京畿兵分守上下江灘以黃海

等道兵分守城堞至於禁衛守直天兵支供亦皆
賴此成據初先生約束四道操練軍兵部伍整齊法

令明肅臨寢後發莫敢後九月巳亥扈駕出巡江
先既至亦無一人逃躲者

上經理楊鎬都督麻貴自平壤至慶上出巡江面
上時訛言凶凶至銅雀浮橋唐卒擁上先渡扈

駕諸臣道阻不得從獨先生隨之經理共上到處視
仍問柳某安在當使在側呼先生近前

馬勞慰將士謂先生曰壬子承命出巡京畿湖西
軍容至此卿之力也

賊既退上命諸大臣分往各十月承召還朝○
道撫慰居民考覈諸將功罪

十一月戊申承命南下時楊經理麻都督將南下
上命先生先往措置糧

餉十二月省大夫人于奉化時大夫人避迎麻都督
亂在奉化

于醴泉○迎揚經理于龍宮○上狀請鑄削職名

不允初揚經理給至謂御前通事曰波國事當使

無濟事才目多為誣捏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經理

信其說一日語人曰柳某得罪邢軍門逃避來此運

糧等事傳委尹承勳為之先生聞之遂上狀言狀不

請鑄削職名不允○白沙手記曰揚經理之未類

不悅於公至形言語人或危之後經理駐兵安東公

日事上謂經理不見語多侵凌譯人傳言從者失色

公舉止徐緩不為動譯者退謂人曰老爺不識柳某

有錢賜如是亂道耶及經理還京一日余與公同在

公堂經理衙門譯官有未謂公語次道諸將之意曰

欲自為介而使公文羅諸將公正色曰非公事何敢

私交惟當敬而待之其人不敢復言時余在隨揚經

座暗暗稱奇歸語所親曰士臨利害當如是隨揚經

理赴蔚山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五十七歲正月被召還省大夫人于

奉化留數日二月乙丑還朝是行路過雲巖巖在丹陽郡南景致殊勝有曹伸小

亭廢棄者久先生以內賜虎皮購得之有退休之志而繫官不得遂至是與尹從事敬立同遊題詩石

上其後交先生者至以為田園遍一國先生與入書有丹崖翠壁並入彈文之語先丁卯呈辭

不允○三月上劄辭 不允○又上劄辭 不允

答曰當此艱危之時大臣豈可輕退雖有謗毀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體予至意勿為更辭

又三上劄固辭皆 不允卿答曰累上辭章非不知

非大臣可辭之日適又天朝文書皆至多有議處未可以遲緩者願卿扶病出仕欲而與相議四

月庚申扈駕往西江習陣○辛未呈辭 不允○

壬申上劄辭 不允○七月壬子承 命迎邢軍門

于碧蹄○九月丙戌迎丁主事應泰于慕華館○乙

巳率百官伏閣初科道官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楊

事二十餘罪朝廷即遣使上本俾辨憲府 答當

再遣時任大臣以重其事 上命左相李元翼往應

泰聞之大怒并劾本國符同楊稿共為毀謗且誣與

倭通謀是日報至上憤惋不視事諭大臣稟決庶

倭於東宮朝廷違違時左相趙京右相李德馨從

劉提督在順天獨先生在政府遂率二品以上伏閣

請視事上不允且欲 駕幸平山温井以

伏閣是日被劾先生率百官連日力爭且議遣大臣

朝違違會邢軍門差人請闕請發遣有風力科道

四五負催運糧餉政院即具由落稟 上不答差

人立督日脫方承命時先生方在闕庭啓請

視事吏判洪進持官案詣前問可差遣者名卒點案

以典翰金蓋國執義黃廷詰兵曹正郎尹宏持平李

爾瞻四人掇啓時李爾瞻方不悅於先生陰伺問

隙曰此激怒乃獨啓劾先生不自請行尹宏踰絙

發而語益峻於是上下教曰爭是非之臺諫不可

出乃以宋錫丁未呈文于徐科道先生既被劾而以

慶代爾瞻人不敢處避徧傍行仕一邊啓請視事一邊陳辯

於科道辭旨痛迫縷縷數百言科道為之感動聽納

其說翌日又呈於邢軍門軍門亦洞知實狀慰勉甚

至時上猶不視事先生與百官奔走陳請憂悴滿

蘗而一日二日之間不悅者戊申上劄自劾仍辭職

辭起接疏攻斥語益陰慘

不允情憤惋夫有一日國家莫大之變處置顛倒羣

公論國之紀綱也大臣身負罪犯不恤公論晏然如

平日則何以為朝廷古人雖處一葉舟上而去就

不可苟良有以也伏乞
俯察輿情遠棄臣職已酉差陳奏使詣 闕啓事

○庚戌上劄自劾先一日承文正字柳濤結羣奸啓事

而不得知及暮還家始聞之翌日乃上劄自劾畧曰

臣被論既重當退伏待罪決不可抗顏朝列特以時

方危啓事昨日冒犯公議再詣 闕下隨參 啓事且

惡跡已進 御而臣全不聞知 啓事自如臣之蹤

跡孤危啓事此可知臣被論至此非但不可冒居大臣

之位今此奉使乃舉國莫大之事而顯使罪惡狼籍

為一國最所賤棄者差遣其何以感動 皇聽臣亦

向願見 中朝士大夫論辨曲直乎臣今為此言罪

臣者又必以規避遠行之目歸之事理如此死生榮

辱有不可苟也 幸交出東城外待 命呈辭 不

允李甫膽柳濤及儒生洪奉先崔喜男等承奸人指

族謀所以傾軋先生者無所不至至是喜男等往

海西召募無賴之徒數十人托稱儒生奉先又聚其
黨李好信等將入館陳疏恐諸生不從詐言將呈文
辨誣于那軍門及科道官諸生信之及會奉先與好
信往來附耳語良久始自袖中出疏草乃誣先生疏
也諸生皆散去奉先奸信獨與其徒
若干人呈疏先生即出城待命
十月甲寅上劄

辭不允劄畧曰夫主辱臣死人臣之大節臣雖暗

可以為國任事今臣前有規避不忠之罪後有植私

貪權之惡嶺海之外是臣死所國言愈甚必欲若涕

臣雖欲抗顏出治使事人豈容之朝廷亦豈可使

負罪之人仍辱國命又將羞辱於天子之庭哉伏

乞聖明速遞臣職更出忠正憂國之人以為大乙
臣奏請天朝昭釋冤誣臨書涕泣不知何達
卯又上劄辭不允劄畧曰朝廷之待大臣自有體

牛維而馬繫其為大臣者亦顧念朝廷體貌進退之
間稍存廉恥不敢以己之無狀而自同於所隸賤僕

臣立朝三十年無一事報國而未路正得一箇奸字

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孤聖明知通之思負君父

函育之潭尚何言哉臣屏伏郊外席藁待罪嶺海行

遣之外更無重入國門之義伏乞俯察輿情亟

命虛棄又上劄辭不允劄畧曰國家之事急於

臣職位陳奏之行亦未時定臣憂懼狼狽求死不得伏觀

聖批以為其言何足數臣罪當萬死而聖恩優容

如此臣寧不感激臣當初聞臺諫之啓乃是朝著

問曰國事互相警切之語且其所論只一事在臣自

處之道當受以為眾勉所不及故抗顏行公出治使
事最後館儒之疏則攻之不遺餘力至其末端所論
則臣不忍讀且不忍書夫館學乃多士之所聚所言
當為一世公論使臣以為不足數而抗首奮氣揚揚
入政事堂則前此雖亦必為權奸而到此方始為權
奸矣自古豈有無公論之國家又豈有蔑公論而可
以為大臣只豈有舉國之人指以為權奸而
仍為國任事者哉敢望聖明早賜處置
戊午

遊陳奏使○已未移寓典農里○辛酉遊領議政○

乙丑府院君 批下○甲戌移寓往心里時墓議日

測士大夫畏其連累無相問者白沙李相公在備局呼吏卒曰促駕來吾將往拜豐原相公間者義之李

統制舜臣在古今島開先生被論失聲太息曰時事一至此乎呈辭不允又呈辭

給由○十一月呈辭 給由○丙戌移寓釜浦○

戊子呈辭加 給由○庚子罷職○辛丑南行癸卯

渡龍津宿楊根大灘是日行至渡迷遷望見二角山

山也有詩云田園歸路三千里惟慳深 四十而立馬渡迷回首望終南山色故依然 甲辰少

駐聖德里先生既就遠囊橐俱空急 送人鄉家令齋糧以來 已酉自楊根南

歸揚根媼感及金上舍彥琇各出來幸以禮辛亥宿

忠州金灘時唐將吳經歷瑞麟在近聞先生來以拜

禮當壬子宿德山村峽路險隘風雪大作日又曠黑咫尺不辨先生命僕夫叩石出火以

相照間關得抵德山村夜已深矣十二月丙辰省大夫人于道心村

村在太丁巳削棄官職初鄭仁弘素仇先生欲害之至是仁弘密文弘道為正言

攘臂擔當至以盧杞參增儻之人皆痛曉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五十八歲二月丙寅省墓于金溪還至

河隈○三月癸未出玉淵書堂謝客先生以欠色日甚不敢接賓客

時韓柳川為嶺伯欲來訪先生以書辭焉近邑士林欲為先生陳疏訟冤先生悉貽書所親使力止之○

時精舍挑花盛開先生愛玩良久曰忽念此物四月丁
關我何事心體澄虛不可有偏者仍書一絕

已奉大夫入設酌于松亭時大夫新自道心還為

削職而禍焰猶未已每夜鷄初鳴必整衣服酌水祝
天曰吾子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皇天在上不敢

虛誣如是六月乙巳命還職牒未幾還取上命

者九數句上答王堂劄曰論事遇情非但其人

牒三司論之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為執言之地至

此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替來于宋所

以爲金人謀方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柳成龍亦受倭

賤之旨潛通陰謀保其妻子而主和耶是說足以服
人心而空國是乎蓋其心憫宗社之將亡天朝
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
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
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
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叔廷議以

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果為違衆而獨違乎况革職已經歲月今何可不復其職乎云云初臺諫之以和議攻先生也右相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間百勝將絕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默自諱乎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剗當及臣身矣上直之故批中特舉之以愧二三司既而竟從其議

八月庚寅往金溪拜掃路遇一人騎牛掠先生馬而去弟怒其無禮將罪之先

生呵乙未西川君鄭公崑壽來訪○九月甲寅與謙

巖公乘舟遊玉淵○十月丁丑獻壽于大夫人○與

金省克弘徵書論學其畧曰今人於古人論學路徑未有一斑之見而虛誕驕傲抗

然欲下視程朱鄙人未嘗不慨然發歎而無人告語人亦莫肯省念奈何然道理昭然只在眼前雖使象

山陽明生今之世僕亦未應遽豎降幡矧今世之所
謂舖糟啜醢者我如君所見幸未垂角千萬勉之勿
為異說所撓則豈但交遊之幸而已哉後又答書曰
所論為學之意甚的實吾輩平生行己正坐無誠意
若存若亡表裏不一故畢竟所見不為吾有而為空
疎無用之物深願左右之勉之也但一段實理疑聚
在方寸云者語意未瑩蓋理本無形惟敬而循其所
當然之理動靜專一心不外馳則自有有所至非如異
端聚弄精神於冥默窅窅之中也深望濯去舊見一
味潛心於四書以收豁然之效又曰自十餘年來朋
儕凋盡耳邊絕不聞道義之談近奉來示三發我意
僕於此事不敢忘諸心而至今無寸分真得徃徃墮
落坑塹中然其眼前路脉日益了了以此靜觀于聖
相傳宗旨如一繩貫珠耳又曰近日看何書意思如
何若從事於治心養性之業則世間許多紛紛者自
不能累吾之靈臺而亦不知老之將至矣平生每知
此意而若存若亡至今白髮滿頭然其貪苦
飢寒不能以大撓者只賴此欄柄在手耳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庚午出玉淵種松步虛

臺○三月己未奉大夫入往玉淵賞花○撰退溪先

生年譜時新刻李先人文集士論以為年譜須出先生

生竄定草記以成之有贈金而靜金士悅詩四絕其

三曰微言久絕人何在未學分離事亦難獨抱遺編

興一啜瑤琴絃斷不堪彈其四曰西林回首意茫然

尚憶臨溪講學年咫尺真源尋不到一節惆悵暮雲

邊五月甲辰出玉淵種竹于七月乙巳聞懿仁王

后喪出玉淵舉哀位以私處不敢設庚戌往謙庵哭臨
變服○八月甲申往金溪拜掃與謙庵公同往以
之戊子增築步虛臺改名達觀臺○十月己亥有讀

大學有感十絕後與金省克書曰前冬思大學接物

正亦篇人心道心固皆心其知此為人知此為道者

何物耶此物不昧精一之功在是比來此意思頗了

了耳○先生嘗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一止字意當止

於誠心當止於正身當止於修以至家國天下萬事

萬物莫非有所當止者所謂格致惟欲知其所止而

止耳又嘗著說論晦齋先生大學章句補遺所改經

文之十一月癸卯命給職牒絕行總寒雪夜蕭蕭

千里楓宸夢裏遙白首縱雲十二月壬午西赴

新雨露豈宜重誤聖明朝

山陵時議在外罷散官皆令入臨門人有以書問先

徑情冒進之地身無喪服立無班列情雖欲赴禮所

不敢既而禮曹關文未到時論又甚峻先生遂行

庚寅哭送梓宮於東城外路邊即日發還○戊戌

還玉淵精舍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六十歲三月壬寅移奉大夫人于先

生第大夫人在謙巖公所先生與謙巖公至誠娛侍

是謙巖公病劇先生懼大夫人驚憂致疾以權辭移奉焉癸卯謙巖公捐館謙巖

前冬有疾日益沉篤先生晝夜扶護兼五月壬子葬

物必先嘗未嘗一日安寢至是不克救

謙巖公于金溪撰墓誌又聞尹海原斗室詩先生深

何其人書曰此人在今日不易得往在壬辰間若使別八月丙戌丁大夫人真愛○十二月叙命下○

乙酉葬大夫人于金溪丙戌返哭于河隈

三十年壬寅先生六十一歲二月作慎終錄○四月作永慕

錄有序冬修喪禮考證先生喪中讀禮書患其記載浩博而雜出難於參考於是

以家禮所載各條為綱而蒐集禮說各以類附分為上中下三編又取楊氏儀禮服制圖式見於各條之

下以便朝家錄廉謹時李公恒福主是事首舉先

名然錄於此選者欲洗節鳩之誣耳蓋文弘道成啓辭語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六十二歲正月命賜食物○十月服

闕時先生年過六旬而居憂致毀一如前喪自初喪以及葬祭事無大小皆親自經紀未嘗使子身代

行其在墓所必朝夕拜省不避風雨遠近聞之無省不憂其難保至是克終喪制人以為神明所扶云

墓于金溪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六十三歲三月復職拜府院君上疏辭

仍乞致仕疏畧曰臣事國無狀律以公議當肆諸市

至頑寧不知幸臣釁孽既重家禍連仍喪兄失母形

影相吊朝夕待盡無復餘念惟欲於未死之前重入

脩門瞻望雲霄然後退填溝壑乃於此時忽蒙大

恩臣當扶曳前進恭謝闕下第臣喪禍之餘積憂

傷心病纏骨髓筋力無餘螻蟻之命死固已晚只恨

受恩未謝而將永辭明時天實為之亦復奈何

仍伏念罪戾餘喘本不當以大臣自處妄有陳乞以
雷霆之感然君親之恩與天同大臣子之義
萬死猶存若過以畏懼不敢之故有懷不言默默退
處則跡涉違慢亦非臣分義所當為思之累日終不
能自止敢整將死之哀聲以求非常之
聖上憐察特下有司流免臣職或以前職致仕尤
出萬萬陶鎔今臣犬馬之齒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
年不多亦嘗從事於大臣之後適蒙朝廷收錄病

未能進百般思惟獨此一路稍可得通送別金省

故不得已冒昧籲呼伏希聖慈矜憫

于玉淵時金公赴江陵任所先生送之玉淵酒數行且起金公忽慨然歎曰使先生而遜于荒時

事可傷先生愕然曰若何為出此言者臣無狀使臣事至此而聖恩如天得定性命於田畝間至今七年絲毫皆天之賜也仍滄泗文之作一律以寄意

聖主洪恩重滋臣罪釁多一言無報效萬計悉踐唯殘數行淚寄灑漢江波

六月出玉淵○七月錄

扈從勲二等 賜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

號○癸酉有 旨宣召○八月甲申上疏辭 召命

並乞鑄免勲錄 不允疏畧曰臣濫蒙 天恩至被宣召感激兢惶即當扶曳就道而不幸自七月患惡腫連日灸灼火毒益發腫爛成瘡一室之內須人起居千里匍匐百計無由臣實

憂憫不知所出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敗官覆餗

有罪無功而更忝勲籍為聖朝羞此臣之所以日

夜慙懼尤不知所出者也伏願聖明照察微九月

懇鑄去臣名於勲籍中使臣少安愚分幸甚

再 召辭謝遣忠勲府畫師忠勲府送畫師來請圖

之 與鄭愚伏景任書論學 伏曰與書曰此中有無限

光風霽月但世之讀者未免先向蠶絲牛毛上尋討

頭緒而失却天高海濶底骨次即今中原論議紛紛

累累先生者正坐讀不善耳何預於先生耶愚伏以書
來稟先向之先字請易以但字先生又答曰人惠不
能蚕絲牛毛耳苟能之海濶天高在其中非別樣事
示論易先為但甚當但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
曰道問學而尊德性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故宿
處不可不思耳先生自少時患世之學者繳繞
於文義之末而欠却本源工夫常以為所貴乎學者
以其心志安之忘慮清明然後窮格之功始有所措

若於心地間無培養涵蓄之力則所謂學問思辨省察克治亦何所憑據哉其與人論學必以收放心為第一件事又嘗論儒釋之辨不可就一事說須就二家本源起頭處仔細看破若於此看得分明則眼前黑白較然矣今有人一南一北運脚讀陽明集有詩

若序

序畧曰陽明與朱子學背馳大要只在致知

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使人即物窮理以致其知陽明則以為理在吾心不可外索其論學一以良知為主昔孟子論理義之悅心必以耳目為喻蓋就人之所易知者以明之也夫目固足以見天下之色然天下無色則目何有見耳固足以聽天下之聲然天下無聲則耳何所聽口固足以辨天下之味然天下無味則口何所辨斯固合內外之道不可專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也若捐去書冊瞑目一室但事於本心良知之間則雖一時凝定之力稍若有得而所謂三千三百致廣大盡精微者終不能如聖人

矣。所嘉定以後未學之弊已極於口耳出入之間。陽明其亦為枉而過直者歟。不然無乃禪家所謂改頭換面以籠駕一世者耶。詩云：二篇其一亦陽明之說。曰：陽明每說心為理，理在吾心，不在書。人雖有口能知味，味辨，熊魚始不踈，道有萬殊，歸一法地，分胡越。儘吾廬如今天下懷襄甚，惆悵何人更鑿跡。其二：警俗學之弊曰：嘉定年間未學弊，尋技摘節，儘無窮。徒聞蟬轍周天下，不顧明堂盡日空。燭幽莫忘徑寸鑑，行船須倚半帆風。省他擾擾昏昏地，一念回光便見功。○或有問：陽明本心之說，可以救嘉定文義之弊乎？先生曰：昔人見有困於火者，却教去投水；水火雖異，其為教人則同。陽明欲救宋末文義之弊，而專為本心之說，不知其流弊。又有甚於文義也。十二月拜掃金溪先塋。

二十三年乙巳先生六十四歲正月辛巳上箋陳謝時三功臣會盟

祭禮成下教書賜銀絹廐馬又令本道監司作知遣長吏存問並致米豆酒饌先生上箋陳謝

行說其畧曰聖賢之學雖重於行而尤以知為貴雖
足以通微而詣極也然古人之所謂知者真知也故
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之掇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
性論理自以為知而畧無干涉於心身作知行合一
者皆德之棄也以此為知奚啻千里

說王陽明台知行為一力詆朱三月辛巳上疏辭奉

朝賀祿不允時忠勳府以先生勲舊大臣選在釋
曲 啓請給正一品奉朝賀祿先生

以病伏遠外無事而食為未安上疏力辭答曰卿
以元勳大臣退居荒野令奉道給俸實出於繼廩之

意而今又辭之予甚缺然優待勲舊禮宜如是豈以
無事而食為辭不體朝家之盛意乎 增其安心勿

辭四月戊辰長子初卒有祭文
及行狀七月戊寅省先祖墓

于慈坡山○九月移寓西莪洞時河隈新經水患對
木蕩然風勢甚亂不

便調養先生以西羨洞在深山中
哭金省克計金公

且無外客應接之煩遂移寓焉
學為先生所愛重至是歿于江陵任所先生痛惜之

有詩一絕云朔風彌怒動西林千里書來報惡音
首人間惟我在不作帝王紀年錄合中國我東為一

知誰與更論心
辰始我東自檀君戊辰始參互記
述以及歷代使便觀覽未克成編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六十五歲三月作草堂于西羨洞堂僅三間

制甚樸陋先生處之怡然以弄丸名其齋嘗謂子弟
曰人之所以沒利慾喪廉恥者皆出於不知足也此

屋雖陋亦足以蔽風雨度寒暑過此何求夫人安於
所遇而無戚戚之懷則何處不可居乎○堂之西有

小溪出巖石間清淺可愛鑿小池作釣名說上即

引溪水循除而注之吟吹其間
崇獎儒術士多向學非程朱之書不讀既而時尚漸
變或有假此以進而未免狼狽於未節世遂以心經

近思錄指為釣名之餌絕無學問者跋 聖諭錄後

次子端請受心經先生喜作是說 批答及有 旨為一冊名曰

先生東集前後所受 小臣無狀受 君父內極之思

無一補報末路罪積累重狼狽如此然猶保全性命

食息於田野之間莫非 洪造螻蟻微忱終無得效

之日謹錄平日所承 教旨為一冊庶幾朝 八月拜

夕稽顙瞻拜而讀之且悲且感不能自已云

掃金溪還河隈為行先妣忌祀自金溪還河隈時先

生有疾子弟請還西羨洞 調護先生

不許曰看吾氣力 九月還西羨洞 ○與宗人會奠于

行祭之日無幾

慈坡先祖墓先是謙公以先祖墳塋散在諸處者

不繼世代漸遠子孫或有不講墓門

者遂與宗人定議歲 十二月乙巳力疾哭送亡妹淑

一祭之遵行不廢

入旅櫬于新陽里既還疾轉劇 淑入殯於癸巳權窆

于廣州先生自月初已有疾是日風雪大作故力疾
 往送之家人子弟更諫先生不聽往哭盡哀而還○
 先生平居莊敬自持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歌創
 懈惰之容非甚病安正衣冠端坐講論經籍未嘗或
 怠自新陽送喪之後氣益不平猶晨興冠帶出就外
 堂與子弟讐校退陶先生文集因講論義理或至夜
 分又以文集編帙浩穰未易講究欲後宋子書節要
 例畧加刪節別為一帙以便後學觀覽病未克就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六歲正月癸巳書許魯齋詩以示

子弟書魯齋萬級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鏡之

可二月甲午遷居草堂先生平生行事動遵禮法雖

是病篤以所居之室煩擾遂出草堂自後揮斥婦命

兄子禱治壽品先生又言古人平居寢卧於床以此

為斂今人必撤戶以斂甚不可仍命

作小床甲辰書告客位先生聞知舊病繼來問以書

以備用先生聞知舊病繼來問以書

處往徃微聞賢賓友相繼問訊死生之際情當一

迎見永訣氣力有所不及意莫之遂唯望諸賢契諒

此誠意有可告語者勿惜告諭如乙巳有詩一首示

有欲面見者亦因子弟相告幸甚

子弟詩曰林間一鳥啼不息門外丁丁聞伐木一氣

外無事業之丁未有旨召以疾辭○三月丙寅上

遣內醫者病上聞先生有病傳于政院曰大臣在

內醫賞藥往救先生聞之感激垂涕曰壬申草遺疏

先生雖退處賦而愛君憂國之念一息靡解丙午

院先生聞之以聖教貼壁莊誦曰古人所謂大哉

篤慨然曰吾為大臣豈可無一言而死乎遂草疏未及上又有遣內醫者病之命畧改措語有前後

兩割其前割曰古人死有遺表以伸臣子之義今臣病昏精神已荒別無所言但念國家大亂獲弭而餘

憂尚多一朝蒙孽復生溪壑無厭寧保無事於將來惟望聖明深思永念修德立政以立根本公聽並

觀以盡羣情養民用賢修明軍政慎擇良將委任責成臣之所欲言者惟此而已未端又言措置晉州事

後劄曰臣今年六十六歲大命已盡理難久延伏蒙聖慈遣醫治病臣不勝感激惶懼敢於垂盡之際

罄此將死之哀鳴云其下所陳與前劄畧同而語意加切○一日謂子衿曰死生常理我豈怛化而動於

中者哉惟向國一念至死難忘向因倚姪聞命朝廷舉措有可憂者今已三日而心猶未釋云

兄子衿書遺戒其畧曰汝輩力念善事力行善事則家世庶可保矣吾無功德於世死當

薄葬勿請人為碑銘挽亦自為而送者用之且持守家業自有體統不可紊亂誠孝和睦乃是守家之道

喪祭惟在誠敬勿務為豐
侈其餘處置家事數條
命子弟錄還他人書籍搜

取諸公所求行狀草
命編病中所作詩為觀化錄
封為一軸使勿遺失
命編病中所作詩為觀化錄

四月命謝客
先是病雖革猶時延見外客至
五月六

日戊辰辰時終于寢
前一日
夜不待人扶自起坐曰

終篇是日辰初使人邀內醫內醫以煎藥不即入累
命得之既至揮手與訣曰遠來者病
天恩問極君

之勤苦亦甚矣樂日可達京都耶即命整席於堂中
間欲移就之侍者恐其勞動添傷固諫終不聽亟扶

掖以就北向正坐恬然而逝
先生嘗曰吾平生有三恨未報
君親之恩一恨也爵位太濫而不能早

退二恨也妄有學道
甲戌訃聞
命遣承旨致吊震

悼輟朝
傳于政院曰大臣卒逝予甚慟悼可令承
旨往吊既而又遣禮官致祭
東宮亦遣官吊祭

六月癸巳 命下遺疏于備邊司傳于政院曰豐原府院君遺劄自上

當為體念下于備邊司亦令議處備邊司啓曰柳

成龍平日愛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已及其臨終進

劄辭意悲切劄中所陳皆時務之當急者而其論晉

州事益見其至死不忘國事之誠心也令本道監

兵使審度啓聞七月丁酉葬于府西壽洞里後山

為當傳曰允

子坐午向之原初京中士大夫聞先生之訃皆於先

白衣白巾奔走來哭各塵列於致賻○國制大臣之

喪停朝市三日至是市民等於三日外加停一日垂

涕於道曰吾等失此賢相若赤子失慈母也隣邑之

人無論士子品官皆悲痛咨嗟爭來吊哭鄉校書院

亦相繼致祭至葬時士大夫及儒生來

會者四百餘人有不食酒肉過率哭者

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丁亥奉安位版於屏山書院行

釋菜禮院在河隈上流五里許豐山祿舊有豐岳書堂先生以堂在官道傍不合藏修之所論本

縣學子移建于此至是儒生立祠其側

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奉屏山位版于廬江書院

退溪李先生廟院在府治東二十里許士林以先生之道得於李先生脍炙尊道相為宜

奉屏山位版配享于廬江

天啓七年丁卯十月奉安位版于南溪書院院在軍

五里即南溪書堂舊址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 贈謚曰文忠道德博聞曰文危身奉上曰忠

三月復奉安位版于屏山書院至是多士以為先生杖屨之地不可不俎

豆之且屏山湛盧一邑兩院自有建
寧故事復奉安位版于屏山書院

四年辛未九月奉安位版于道南書院院在尚州治東十五里舊

祀圃隱寒暄一蠹晦齋退溪五先生至是以先生配享

仁祖朝癸未十月奉安位版于三江書院院在龍宮縣南十里

奉安圃隱退溪兩先生以先生配享

今上己巳十月奉安位版于水山書院院在義城縣南四十里舊

祀晦齋慕齋兩先生至是以先生並享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二





冊

冊

十